

小本小說

孤雛感遇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既便取攜
尤易購置

小 本 小 說

排作小本
廉價發售

<p>華生包探案 一定角價</p>	<p>三人影 五一分角</p>	<p>圓室案 一定角價</p>	<p>多那文包探案 一定角價</p>	<p>桑伯勒包探案 一定角價</p>
<p>空谷佳人 一定角價</p>	<p>雙喬記 一定角價</p>	<p>血泊鴛鴦 一定角價</p>	<p>情俠 一定角價</p>	<p>鴛盟離合記 二兩角</p>

857.7
840



3 0538 7623 5

孤 雛 感 遇 記

教育小說 孤雛感遇記

第一章

天笑生曰。凡紀一事。先必詳載其地之風物。一似地靈人傑。聰秀之子。遂眉明麗之鄉者。今有一地焉。左臨大湖。平鋪如鏡。右聳層巒。萬山滴翠。如浴新敷。宿雨初霽。晴空一碧。萬綠茸茸。生意方萌。暖風撲地。小鳥亦狎人而飛。往來此間者。則有踏青之游客。絲廠之紅女。晨出晚歸之學童。時則好風捲處。隱隱聞雲澹風輕之歌。出自嬌娃之口。則采茶女子也。

驀然間。則一片隆隆之聲。如走輕雷。百笛鳴。曳殘聲。以出叢林。則東來。蜿蜒之汽車也。其地有車站。名麗娃鄉。車停。即聞有人呼曰。麗娃鄉。麗娃鄉。有客趣下車。於是魚貫而下者。有旅客不下三十人。一出車站。即東西亂走。其中有一人。作西裝。丰姿秀挺。年約二十七。八。右手執榔木杖。神情優逸。左手似不甚便利。然望而知為一英俊少年。

天笑生

既出車站。卽以杖招人。力車夫蓋此間多名。勝游山之客。踵趾相接。而多有藉車代步者。生涯亦不惡。車夫聞喚。卽趨前曰。先生將往何處。者語我可也。客曰。來此游山。先覓一寓所爲便。車夫曰。有。有。此間有臨川屋。佳客寓也。客試往下。楊必不以小人之言爲謬。客曰。由此間往寓所。車值幾何。車夫曰。路不過三里。惟崎嶇難行。客官正直。我亦不昂。值得小銀圓三角足矣。

客曰。可。惟我尙有行李數事。車小恐不足容。車夫曰。此需別喚一車。客微頷首。車夫乃號召其侶曰。阿熊。阿虎。趣來。趣來。卽有兩健者奔至。乃以一車載行李。而比較略美麗之一車載客。一挽一推。疾負而趨。沿一小村而行。如鶯梭織柳。無此捷也。

客固好談。乃一路與車夫互爲問答。曰。此間何產。彼夫桑田。咿咿想多飼蠶之家。一春所產之生絲。當亦非鮮。車夫曰。客官獨未聞麗娃鄉。宿爲產絲之名區乎。養繭香中。乃過初夏。邇來又有絲廠數家。營業愈盛。當蠶忙之際。我輩丁男亦須助力。客笑曰。不信。汝輩一雙粗糙之手。能繅此細滑之絲。車夫曰。客官莫

相。笑。此。亦。村。人。職。業。也。且。客。官。叨。叨。問。此。奚。爲。者。得。無。爲。絲。商。乎。

客。曰。否。我。非。經。商。者。携。行。李。車。之。阿。熊。笑。曰。我。固。知。客。之。非。商。人。觀。君。態。度。或。且。爲。某。學。堂。之。教。習。先。生。客。曰。否。我。不。爲。人。師。我。少。隸。尺。籍。陸。軍。中。一。士。官。也。阿。熊。曰。虎。哥。客。爲。軍。隊。中。人。何。溫。文。乃。爾。我。憶。吾。村。中。李。三。兒。非。亦。入。軍。隊。者。乎。其。狀。乃。令。小。兒。見。之。而。夜。啼。阿。虎。曰。若。不。見。吾。鄉。之。孫。文。毅。乎。當。其。初。從。軍。時。貧。困。不。能。自。存。及。夫。戰。爭。歸。來。聞。已。得。官。衣。服。亦。甚。煊。麗。胸。前。燦。燦。者。不。知。所。懸。何。物。迥。非。李。三。兒。比。

火。車。站。初。見。之。車。夫。名。阿。松。至。是。乃。曰。孫。文。毅。歸。時。聞。已。以。軍。功。得。保。至。軍。曹。長。胸。前。纍。纍。者。卽。所。謂。勳。章。也。此。人。少。時。曾。入。學。堂。受。教。育。爲。人。亦。謙。恭。有。禮。惜。哉。惜。哉。客。方。靜。聽。至。是。憂。然。而。止。急。問。曰。何。也。此。人。乃。負。傷。耶。車。夫。曰。聞。彼。當。日。力。戰。時。亦。曾。負。創。及。歸。里。時。創。病。亦。癒。五。六。年。前。近。村。有。人。家。火。事。渠。率。先。援。救。登。屋。而。顛。以。破。腦。死。鄉。人。感。其。義。資。其。葬。事。故。至。今。道。及。人。猶。有。憶。之。者。阿。松。曰。是。也。此。可。爲。我。鄉。之。義。人。乃。破。巢。僅。一。孤。雛。而。已。良。可。歎。惋。

客曰。孫某獨無妻耶。曰。有之。距孫某之死。未及一年。戚戚之孀。亦以病死。故僅此一雛。流落村間。客曰。其兒年幾何矣。能任事乎。曰。乳名雄兒。年纔十二三歲。鼻直口方。脫不落。薄人且目之。爲將門之子。云。客曰。以理言之。其人未必無後。安知是兒。暫時落寞。異日不奮發也。車夫曰。願如客言。又曰。我觀客官。左手亦似不自由。得無亦以戰爭而負創乎。客微笑曰。然。當日在摩天嶺。襲擊時。手足胸部均受彈創。幸未中要害。漸次醫癒。今猶得到此游歷也。

語時一路見山色重重環繞而行。翠黛撲人襟袖。流水潺潺。其聲清冷。似慰遠來之客。恐其寂寞。而奏清樂者。微風拂袖。令人意氣爲爽。道中稚子鵲立爲禮。此青年士官舉目四矚。覺此邊景物在在足以滯人。已而乃入臨川屋。結搆頗精。入門正中。方懸一掛鐘。則恰在九點三十分鐘也。

此旅館主人爲兩夫婦。膝下有十四五歲之孀女。及一扶牀初步之兒。待客周摯。有太古樸厚之風。邇時聞有客至。咸來招待。有女垂髫。常依母側。車夫乃卸行囊。則革囊數具。女主人私問車夫曰。客官何姓也。阿熊曰。試觀革囊上之名。

刺便知我輩。日日以車御人。安能記憶得爾。許女主人笑讀名刺曰。金士莖。陸軍中尉是矣。金先生請少坐獻茶。客曰。我此來以病體。故醫家言宜山居。養病。不知此間至白雲峯。需幾何路程。女主人曰。不遠。僅三里許耳。先生擬山居。習靜。則敝舍有一戚屬家居住山中。可爲貴客紹介。蓋此間游山者。夥常下榻其家。而夏日之避暑者。尤衆也。

客曰。果爾則大佳。女主人曰。客官且少進餐。此間登山車不能達。當別以人荷此行李。俟飽餐後。以午後登山。弗遲也。客曰。諾。乃啟囊出錢犒車夫。并額外加以酒資。車夫歡躍而去。少選。老主人出。則藹然可親。聞客爲金士莖。言當日摩天嶺一戰。曾於報紙時見大名。今日不想老朽乃得親拜英雄。客遜謝不遑。主人乃具膳供客。穀雖不豐。精潔實無倫比。已而女主人來言曰。今有一小使。可爲貴客攜行李。此兒雖年穉。而體力良健。碩是三數革囊者。負之而趨耳。客曰。能爲我荷此行囊者。卽佳。初不問其爲誰也。女主人曰。是一至可憐憫之孤兒。年纔十三齡。而椿萱並彫。常來此間欲爲自食其力。計我哀其孤露。恆介紹於

貴客幸是兒。性質尙佳。與以錢從。不爭值也。客曰。如女主人言。此小子良可憐。女主人曰。然且客未知其阿翁亦爲有名之軍人。乃以援人於火。而自顛其母。以父故鬱鬱病卒。今僅依其母族中一人住居。麗娃鄉伶仃孤苦。殊足令人喟歎也。客憮然曰。是兒何名也。女主人曰。孫姓國雄。其名我輩咸呼之爲雄兒。客曰。得無孫文毅之兒耶。女主人曰。然。客何以知之。客曰。知之。我願見其人也。是日之午後兩點鐘。白雲峯之麓。綠陰如幕。中有兩人及一犬。一爲金士荃中尉。一卽爲荷行李之孫雄兒也。蓋中尉自臨川屋午餐後。卽拾級登山。特雄兒爲嚮導。凡白雲峯之一草一石。雄兒無不視之。如故人。且能探幽。搜奇。令人意滿。雄兒肩博而背廣。頤頤類成人。惟顏色略蒼。頭蓬蓬不治。赤其足。奔走尤捷。兩目黑如點漆。弈弈有光。衣服襤褸百結。如懸鶉。顧與致勃勃。殊不類寒乞相。中尉則心中思念此子。非長貧賤者。特以一有功於國家之軍人之子。而落薄至此。令人氣短。

白雲峯風景絕佳。況值春游之際。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似欲醺醉游人。斜陽一

抹與樹上桃花相映而紅。柳絲搖拽。又似含笑迎人。而雲氣山光。時掩映於碧陰之外。中尉一路行來。有雄兒指點勝迹。到此俗慮都蠲。沈疴亦失。背望夕陽。返射屋瓦。鱗鱗咸閃異光。行行漸至一溪。碧水一泓。清澈見底。岸上置石磴數處。以備游人憩息者。中尉略坐。卽問雄兒曰。若亦曾卒業於學校耶。雄兒曰。然曾卒業於初等小學。高等科曾習一年。中尉曰。何故中途遽爾輟學。雄兒曰。椿萱見背。家貧無以度日。餬口奔走之不遑。寧有閒晷以求學。

中尉曰。可憐哉。穉子若今。依賴何人。得以存活。雄兒曰。今暫居外祖家。名爲外祖。實則已阿母之遠族伯叔行矣。中尉曰。老人待汝如何。雄兒曰。阿翁殊不喜我。每見必呵斥。隨之我。每日勞動所得之錢。歸必奉渠。以供彼沽酒之資。若吾阿父在日。當此年齡。必送我入村中學塾。今阿翁并不許我讀書。語時淚落如斷線之珠。中尉曰。穉子良可憫。特此老人外乃無親屬。

雄兒曰。麗娃鄉尚有一遠族之伯父。當吾母沒時。曾一至吾家。與村長兩人爲我謀。栖託之方。乃出此策。我至其家。未及三日。卽遭敲扑。試觀我手上創痕。皆

翁所爲故余甚願得一噉飯處爲人作苦使早日脫離苦地也中尉曰穉子焉能爲人作苦少年自張其肱曰我氣力足勝成人先生不信試問臨川屋之主人往者他人所不能舉者我輒舉之幸此屋之主人厚我有客游山恆呼我爲導也

中尉曰穉子於此白雲峯想如溫舊書一日幾遍矣雄兒笑指其犬曰詎獨我哉卽此盧兒已爛熟此間山道蓋我一出門渠卽隨我行也中尉曰佳哉犬也能售我耶雄兒俯首久之意似未肯已乃曰我亦未敢自專此事當問之阿翁中尉曰老人愛犬未必甚於愛酒與其蓄此狺狺者無寧直達醉鄉之域足以消萬古愁耳脫能以此犬售我者我願以五圓購之特恐穉子不願耳鬢兒笑而不言

兩人一路且言且行見山上人家大半黃土築牆白茆蓋屋而中有一字頗爲修整有樓翼然四山環之雄兒曰先生卽下榻此間可乎是卽臨川屋主人之戚屬家也其名曰對山館此樓尤佳顏其名曰環翠樓上有名人題詠恨我識

字少不解。所云中尉曰：此間風景絕佳，足資我一個月勾留矣。穉子辛苦我當多與以錢，倘至山上當來我許。雄兒曰：敬謝先生厚賜，語畢呼其犬跳躍而去。一瞥之間，已不知所往。

對山館者，白雲峯新築數椽之屋宇也。室雖不廣而結構頗精。此館之女主，人則五十許之一老嫗也。衣服修潔，見客至極力周旋。俄而引至樓上一室，女主入忽諦視中尉曰：噫，若非金家少主人乎？中尉曰：然我姓金，姥何識我者？嫗曰：少主不憶耶？我曾服役於汝家，想老主人與太夫人均康健也。中尉曰：我憶之。其梅家姥乎？蓋梅家姥者，曾受傭於金士荃家，金故爲巨闕，乃父歷官至山東巡撫。爾時中尉方在陸軍大學，偶爾回家歸覲父母，以學科未能稍曠，匆匆仍回校。故今日相見，幾不復相識也。

已而梅家姥以其子經商，略有儲蓄，不欲其母之就傭於人也。故與臨川屋之主人爲姻親，乃築此室以栖游山之客。而生涯良不惡。屋後復有花圃桑園，歲入良豐。軍事旣興，中尉遂慷慨從戎，摩天嶺一戰，以奮勇登先，乃受重創。今雖

全。瘵。而。體。力。尚。未。快。復。經。醫。生。之。勸。告。乃。至。此。呼。吸。新。鮮。空。氣。以。蘇。病。軀。中。尉。詳。告。以。故。并。言。老。父。已。告。歸。林。下。吾。母。亦。清。健。有。時。兩。老。人。尚。憶。及。姥。不。知。姥。竟。在。此。享。茲。清。福。今。當。呼。姥。爲。女。主。人。矣。此。間。風。景。旣。佳。結。搆。亦。精。不。信。老。姥。乃。有。此。雅。骨。從。今。吾。輩。以。主。客。相。稱。矣。

嫗曰。老嫗何敢今日天假之緣幸得少主惠臨足使輝生蓬華至此間一切題額則藉此名山之福常有文人佳士聯袂來游惠我良不細也老嫗語畢反身卽行以來此佳客非常歡迎步履甚健自後觀之似鴛鳥之聳其背乃出而呼一女侍入市沽酒市物又遣一傭持網向池中網取鮮鱗作羹供客中尉以得此佳地喜不可支作書告其父母以令堂上二老之安心也

第二章

雄兒旣別中尉卽飛步歸家幸此老人尙未洪醉蓋老人一醉雄兒卽無倖願雖在醒時亦曾未以好面目示此可憐之童子凡小兒以健跳活潑爲當今旣伴此枯寂嚴冷之老人又復不加以詞色故一室之中似滿貯陰森之空氣令

人一入其中，便爾不歡。雄兒高歌健跳，一戾家門，與致都消。如入寒冰之獄，老人不啓口，則已一啟吻，無非詈罵小子，耽懶貪喫，實則雄兒自阿母見背後，幾同釋氏之不信食者。三數年，又何論三月不知肉味哉？薄粥一甌，佐以鹽豉，少許少年人，方在發育之時，意嫌不飽，擬欲再添半甌，而老人兩目稜稜如蒼鷹之斜睨，先爲之氣懾矣。

雖在夏夜極短之時，光與夫冬夜極寒之氣候，雄兒必天未明而起，汲水挑柴，以及掃除措拭，老人宿醒未醒，常以被蒙頭，乾嗽不已，則雜以詈語。夫兒童習勤本貧家之常事，然爲之親長，必加以獎勵之詞，以鼓其氣。今雄兒雖勞動逾恆，而所償者，仍此申申之詈，蓋足以感渠寂寥，令彼歡樂者，僅此英國種之獵犬盧兒而已。是犬爲乃父所留遺善識人意，雄兒朝夕與共視之，不啻一親朋也。

然以雄兒所依託之老人，如此吝嗇，寧能蓄此犬者，願以雄兒當日來此老人之家，卽有是犬，雄兒恆謂老人撲我，我所忍受，特不能虐待此犬，虐待此犬者。

我必奔告村長。蓋村長者爲雄兒之父，執隱隱監督此老人，勿令酷視此孤兒也。

老人家在村中一小阜，門前有大池一方，垂楊披拂，雜以野花，雄兒跳躑其間，有時折柳編籠，持釣竿往釣遊鱗，入市易錢，以博一飽。距老人家數十步，則有一茅屋，其處爲村中一苦節之婦所居，節婦朱姓，十七歲卽喪其偶，遺一女名曼哥，榮榮母女，作苦自活，其母藉十指以謀生，爲人縫紵洗濯，以覓蠅頭之利。顧內外清潔，教女亦以義方。

今歲曼哥已八歲矣，每晨必在竹籬外飼雞，漆髮覆額，兩頰紅如林檎，衣服雖舊潔淨，無纖垢，或加以補綴，亦必端正，胸前常掛以雪白之胸圍布，穀於地，口中作閤閤聲，卽有雄雞戴其高冠，叱雞率其雛兒飛奔而至，而家鴨三四頭亦且大踏步而來，雞鶩爭食，曼哥則坐樹根觀之，引以爲樂。

雄兒每出入必經其家，有時見曼哥早起飼雞，旭日之光方透林表，卽遙呼曰：妹起早耶！顧曼哥見雄兒時，時引避，有時遙見雄兒來，卽自匿於樹後，蓋雄兒

爲武人之子。不事修飾。衣服垢敝。蓬頭跣足。初不厝意。且生平尤好惡戲。令人生怖。而更足使曼哥望而生畏者。卽此朝夕相依之盧兒也。

一日曼哥早起。俯首倚於竹籬。雄兒遙見之。仍呼曰。妹早起耶。曼哥不答。雄兒異之。趨前進。矚則曼哥垂首而泣。雄兒念曼哥雖避我。然終日嬉嬉有笑容。或唱歌。遊戲。跳躍於草蹟之上。今奈何泣耶。因放却釣竿。趨前曰。阿誰欺負妹子。者。哥哥爲汝復仇。曼哥搖首不答。雄兒曰。奇哉。腹中餓耶。抑爲阿母所答耶。曼哥曰。阿母從不管我。我飯亦飽食久矣。雄兒曰。然則究竟何爲在此。噉泣。曼哥曰。阿母病甚。我家又無錢。可以延醫生。如之奈何。

雄兒聞言。嚶蹙曰。此却大難事。且阿母何以一病至此。曼哥曰。三四日前。人家請阿母製一衣。其人急於他行。願倍其工。值我母一晝夜未眠。感冒風寒。遂發寒熱。今則狂熱未退。時作囁語。且苦咳。夜不能睡。腰骨作痛。爲狀殊篤。雄兒曰。是必延俞先生一診治。俞先生麗娃鄉有名之醫生也。曼哥曰。談何容易。我聞俞先生診治。一回需出重金。貧家安能辦此。語時。淚隨聲下。

雄兒見曼哥之泣胸中益不能忍。因思我當日父母在日愛兒之心。幾如注
 洋海水。全傾注於兒身。今日我父母棲此重陰。我之伶仃孤苦。依人爲活。悲慘
 何可以言喻。我已如此。倘令曼哥之母一朝辭世。將如此。嬰嬰宛宛者。何念及
 此。則一掬同情之淚。感喟於不自已。乃自語曰。阿母病無力延醫。此正大難事。
 恨我亦愛莫能助。曼哥曰。家中僅有數百文。阿母言將儲此爲數日之糧耳。
 此時雄兒沈思半晌。忽決心曰。曼哥我有五圓。可以假君。曼哥目注雄兒身上。
 百結之懸鵲曰。哥有錢耶。哥亦貧。困與我等耳。雄兒遙指其犬曰。我固無錢。然
 將此盧兒賣却。可得五圓。已有一先生許我矣。曼哥曰。休矣。此哥心愛之犬。朝
 夕與共者。奈何以我故賣却。雄兒拭淚曰。妹聽之。我以少孤。萬分苦惱。良不欲
 妹再受此無母之慘。今使有人能助我救阿父者。我心感念如何。故我願助妹
 令汝阿母早瘡也。
 曼哥聞言。將向者厭惡雄兒衣服垢污之心。已拋撇入於九霄之外。直前以兩
 手徑握其泥塗之腕曰。如此則謝哥。謝哥又急放手曰。我住告訴阿母。雄兒曰。

勿告母。告母則母知我賣犬必且弗許。我且挈犬往訪。昨日許我之先生得價。再往延醫。生可耳。曼哥喜曰。佳佳。雄哥若去。此犬後如嫌寂。實我家有雞。有鴨。將去可也。雄兒思雞。鳴何能代。犬不禁破涕爲笑。然悲從中來。不能自已。乃曰。妹少待我去。卽來。

雄兒乃呼盧兒。盧兒卽搖尾而至。雄兒觀之。不能自遏。其悲懷又無心再與盧兒戲。遂直引此犬。經奔對山館而來。女主人見之。呼曰。雄兒若來。何爲者。金先生初到此間。不遑歸也。雄兒曰。否。昨日金先生欲賣我犬。故來見渠。女主人曰。可。我爲汝通報。少選復出。在樓上待。若雄兒乃呼犬飛步上樓。蓋此間不比臨川屋。雄兒已如梁上之燕。出入自由。對山館中不許他人亂入也。

中尉居環翠樓之後。軒終日山光林氣。送此佳妙之景。雄兒見中尉方着白襪。衣憑欄以眺遠景。回首見雄兒曰。今日又送他客來耶。雄兒曰。否。前日聞先生愛此犬。今特送上。語時。淚珠幾欲奪眶而出。中尉曰。汝願賣此犬歟。曰。願。因有急需也。中尉顰眉曰。穉子需金何用者。不浪費耶。雄兒曰。實非浪費。中尉曰。購

玩具歟。置衣服。歟。抑且將買書本。歟。雄兒沈吟半晌。曰。皆非也。我鄰家曼哥之母。方病。無力延醫。我故賣犬以助之。

中尉點首歎息曰。穉子生有俠腸。可嘉也。特不審此間醫生。果可恃乎。否也。雄兒曰。麗娃鄉有俞先生。良醫也。一經着手。病魔即退。避三舍。中尉微笑曰。果係良醫。則病者不宜久待。速延醫診視。爲妙。穉子若仍將此犬去。我不能奪汝所愛之犬。犬值我自與若雄兒曰。敬謝先生。第先生勿爲我慮。我不能輕受人惠。盧兒決計留在此間。我方領取先生之金。

中尉領之。雄兒方自慰。回首見盧兒則方在門外。聳耳以聽。似諳人意者。雄兒乃屈一膝。撫其柔而且長之毛。語之曰。盧兒。汝易新主人矣。汝伴新主人。勿復追我來。主人且購肉飼汝也。乃解其頸間皮帶之紐。以授中尉。盧兒搖尾悲鳴。尙戀戀於舊主人。雄兒曰。行再相見。恐以後路上相逢。時不復識我矣。語時。暗中又復彈淚。乃語中尉曰。深謝先生。我行矣。

中尉曰。疏忽哉。穉子我尙未與若以金也。何遽行耶。此爲五圓。乃該犬之值。此

外一圓則與汝購糖果之需且亦足與汝小友分餉之雄兒曰曼哥甚佳且又聰明我異日引渠來見先生我無女弟當視之如阿妹先生此盧兒乞善視之勿加以咎責也我今潛行矣先生持此繩者

語已門砰然而闔雄兒此時雖割愛此犬然深幸藉此得以助彼母女則亦於心爲適乃急歸麗娃鄉來尋愈先生幸先生尙未出診卽告以病者所居并謂家無丁男僅有一女娃恐失禮於先生請加寬恕愈先生許以午後卽往診歸途略購果餌將以饋曼哥者雄兒今日視此五圓之鈔幣幾如世界奇寶不一釋手以紙層層裹之蓋犧牲己所愛犬而得之者宜其更加寶貴也

雄兒一路歸來恍如此犬尙追隨其後回顧則又渺然胸中不能無悲感然一念曼哥此時喜悅矣則氣爲之勇又思曼哥必且待余久矣隨急奔節婦家來輕輕叩戶曼哥出而啓門曰哥請潛聲阿母方熟睡也又諦視雄兒之面曰面紅氣促奔波長途耶此事恐不濟矣雄兒曰放心金先生已買吾盧兒五圓之鈔幣在此是果餌者以餉阿妹

曼哥曰。敬謝。敬謝。少年乃授此鈔幣於女娃曰。此足延兩回醫生之需。今日午後。先生許以必來。曼哥此時合掌作禮。佛狀曰。謝。謝。阿母病瘡喜何如也。雖然。我將何以報君。雄兒曰。我甚願與妹偕游。異日見我得不相避爲幸。曼哥曰。以後我必與哥偕游。第今日阿母臥病在牀。時思茶思粥。俟阿母病瘡與君同游也。語時。此可愛之小女郎。卽閉門而入。雄兒仍往臨川屋。以爲游客荷行李。至晚。雄兒歸家。未入門。數丈之遙。卽聞老人咳聲。一見雄兒。卽訶斥曰。怠惰兒。今日又往何處所得之傭值。又浪用去耶。脫有虛言。我當擲汝門外。不令歸。雄兒曰。不敢。誑言。今來一佳客伴。渠竟日游。酬我以半圓銀幣。老人聞雄兒得巨資。心中狂喜。顧不欲形諸詞色。乃疊呼曰。在何處。在何處。雄兒方託於掌中。老人遽攫而去。喃喃曰。老子正醅想杯中物。得此足潤吾吻也。雄兒乃自往廚房。出冷飯殘羹。食之。老人曰。明日天氣佳。早起勿怠惰。趣先寢也。

第三章

明日早起。雄兒仿出門。刺曼哥亦出而汲水。雄兒一見。卽遙呼曰。妹。昨日愈先。

生來乎曼哥曰昨日哥去後未及一小時愈先生即來以表量寒暖以器測呼
 吸又以大膏藥貼阿母之背朝晚飲藥水然我以小孩烏能看護病人故今日
 須往邀北鹽巷之姨母來乃佳耳雄兒曰今日病勢又增劇乎曼哥整然欲涕
 曰殊未見起色夜來更大苦
 雄兒曰妹勿焦急愈先生倘能著手其病必漸癒曼哥曰苟得癒者謝天謝地
 亦出自哥哥所援手愈先生曾言倘再遲一日者恐無能爲力矣雄兒曰然則
 妹往迎北鹽巷之姨母耶妹既行阿母何人看護不如我代妹一行曼哥曰哥
 有事晚來又惹老人嗔責雄兒曰無妨北鹽巷我往來已慣當迅去即來曼哥
 曰既如此感謝不盡我恐阿母呼喚望囑我姨母早來雄兒曰諾我當與之偕
 來也
 雄兒健於足北鹽巷距麗娃鄉約三里許瞬息間雄兒已至曼哥姨母之家姨
 母薛姓亦一癡也方徘徊門外雄兒趨前進謁即告以曼哥母病囑來迎阿姥
 薛姨聞妹病顏色遽變雄兒又催促薛姨趣行曰阿姥收拾衣物我荷之行薛

姨曰。可。我。尚。有。一。種。藥。草。能。治。咳。嗽。之。病。須。攜。以。往。也。

時。方。卓。午。雄。兒。即。伴。薛。姨。至。曼。哥。家。明。日。雄。兒。早。起。即。往。詢。病。曰。今。日。阿。母。如。何。矣。曼。哥。欣。欣。然。有。喜。色。曰。今。日。大。佳。自。貼。俞。先。生。膏。藥。及。飲。姨。母。藥。草。之。湯。後。呼。吸。略。緩。咳。嗽。漸。殺。夜。間。亦。得。安。眠。矣。雄。兒。大。喜。曰。我。不。誑。妹。阿。母。之。病。不。久。即。全。瘳。耳。昨。遇。金。先。生。為。言。將。至。余。家。有。此。佳。賓。戾。止。足。令。蓬。華。生。輝。顧。余。以。貧。家。舉。室。污。穢。奚。足。以。褻。貴。客。

曼。哥。曰。是。也。潔。淨。亦。為。人。生。一。大。要。事。阿。母。常。以。語。我。故。我。家。雖。貧。窗。戶。乃。無。纖。塵。哥。歸。將。室。中。掃。除。竹。頭。木。屑。儲。之。有。方。敗。絮。亂。紙。可。棄。者。傾。棄。之。屏。除。無。用。之。物。將。令。眼。前。一。爽。也。雄。兒。曰。然。然。即。門。前。亦。宜。加。以。掃。除。曼。哥。曰。哥。歸。見。桌。椅。之。有。塵。埃。者。拂。拭。之。窗。紙。之。有。破。裂。者。補。綴。之。煤。氣。之。灰。時。時。著。於。蛛。網。者。掃。去。之。固。不。必。大。掃。除。也。惟。以。後。宜。日。日。加。以。整。理。始。得。保。持。此。潔。淨。

雄。兒。曰。吾。家。阿。翁。不。欲。人。整。理。終。日。菸。斗。酒。杯。不。離。手。口。故。入。室。但。聞。酒。味。煙。氣。而。已。曼。哥。曰。我。有。一。言。不。敢。出。口。恐。哥。聞。之。怒。耳。雄。兒。曰。妹。有。言。可。告。我。曰。

謂勿怒乎曰弗怒曼哥曰阿母恆言污穢不潔者爲人生一最大惡德阿母常作是言吾學校中之先生亦作是言謂凡爲兒童當知整潔使身體無纖垢兒童之分也故髮必時時梳之手足頭面亦時時加以洗濯卽衣裳亦當勤於澣治不令垢膩

雄兒聞言顏赤過耳曰微妹言我亦自慚形穢職是之故妹乃不與我親近耶此時雄兒自顧其軀實垢敝不可狀履穿皮襯片片碎落作蝴蝶之飛足趾不能受其範圍則翹露於外破帽多情卻戀此頭顱而雄兒則不冠之日多也汗衫帶泥黏土幾成灰色髮自一月以來未加櫛沐已厚結矣而手腕頭頸色已成烏曼哥曰非也我輩能潔淨大人亦喜悅哥若怒者我弗言矣少年沈思久之曰妹言良是我當日父親在時亦常與我言此因妹言我乃思及父親矣自父親見背後我悲不可止然吾母在日當不令我狼狽至此也

曼哥曰哥除此之外尙有新衣服乎雄兒曰雖有一襲亦殊未新然較此爲完

全曼哥曰我家有肥皂哥將去至池塘中浴之暫易此新衣服將此垢敝者與

我。我。為。若。洗。濯。而。縫。紉。之。雄。兒。曰。妹。有。暇。乎。曼。哥。曰。近。以。母。病。已。向。學。堂。中。請。假。吾。姨。母。又。來。我。殊。暇。甚。此。事。阿。母。常。教。我。謂。洗。濯。縫。紉。貧。家。女。子。尤。為。至。要。我。故。習。之。哥。勿。慮。也。

雄。兒。曰。良。佳。今。日。金。先。生。來。家。我。正。擬。易。新。衣。一。襲。以。一。改。向。日。襤。褸。之。觀。我。先。掃。除。屋。宇。然。後。洗。濯。骸。垢。勿。以。我。事。未。畢。而。先。生。即。光。降。寒。舍。見。此。穢。壤。不。堪。下。足。曼。哥。曰。往。哉。往。哉。窗。外。有。肥。皂。哥。將。去。可。也。雄。兒。即。飛。步。歸。家。幸。而。老。人。已。他。出。乃。取。柴。草。縛。巨。帚。拂。之。蛛。網。鼠。矢。不。令。少。留。遺。跡。復。以。物。拂。去。几。榻。之。塵。以。此。室。久。不。灑。掃。塵。且。山。積。清。理。良。不。易。雄。兒。運。此。污。物。於。外。往。來。可。四。五。次。又。薙。去。階。前。之。草。以。巨。甯。汲。水。各。處。灑。之。不。及。兩。小。時。而。蕪。穢。已。治。陡。覺。清。光。大。來。矣。

已。而。乃。就。壁。上。卸。下。父。母。之。小。影。自。拭。其。玻。璃。曰。以。兒。懶。惰。乃。令。兩。親。蒙。塵。兒。罪。大。矣。當。日。阿。父。歸。時。嘗。抱。兒。置。膝。問。兒。他。日。將。為。大。將。耶。今。言。猶。在。耳。而。音。容。已。渺。四。首。前。塵。恍。如。一。夢。吾。父。又。誠。兒。勿。怠。惰。孰。知。我。乃。不。能。自。潔。其。軀。體。

阿父又盼兒爲名譽之軍人而今日蓬頭垢服大類乞兒矣。少選雄兒乃開箱出新衣數襲持向後湖行飛身入水游泳其中一洗此身之垢膩易新衣而出對水自鏡頗覺一改舊觀乃急行歸家則老人嗽聲已洩自門內老人一見詫曰今日穉子奚往者徧體新衣其將裝作紈袴公子耶雄兒曰阿翁不見夫家中已掃除一清乎今日有貴客臨吾家如此污穢不且遣人笑柄老人叱曰貴客貴客汝一窮小子寧有貴客臨門穉子勿扯誑又將息情不任事衣新衣而嬉我今行且往村肆覓一醉歸向爾索一日之傭資。雄兒曰阿翁勿他出金先生行將來訪老人曰金先生乎銀先生來更妙方語時忽聞狺狺犬聲雄兒默念是盧兒之聲也急回首則盧兒已在其側搖尾跳躍并以鼻嗅雄兒之手老人曰此畜生兩三日內在何許雄兒默念此犬已屬金先生矣而老人猶未之知也否則此五圓者奚能救曼哥之母斯時中尉已款步自綠陰中來攜榔木之杖穿青羽之服神采煥發盧兒一見卽直奔歡迎新主人。

中尉見少年而微笑復與老人爲禮老人瞠目不作一語見中尉脫帽則亦自
 脫其帽露此牛山濯濯之禿頂已復回首語雄兒曰此犬數日中何往者犬當
 盡守門之職不能守門例當殺却中尉卽代少年答曰老翁勿嗔此犬雄兒已
 贈我矣乃復能識其舊主人良犬也少選又曰此間景色佳借此小坐想爲老
 翁所許老人曰此間有何景色不過田舍人家耳邇來春光明媚似覺可入一
 屆冬令草枯木落必有一二月將此村埋於風雪之中
 此時雄兒乃延中尉坐已則抱盧兒之頸游戲於草地中尉舉目四矚見屋雖
 陳舊而收拾殊潔淨明窗可以眺遠乃曰此屋良佳開軒面圃風景殊不惡加
 以灑掃清潔地無塵埃致足樂也雄兒窵竟汝父亦一軍人足證若非怠惰之
 子雄兒聞言面頰不能遽答心念幸而曼哥囑我急來掃除否則窘矣
 中尉乃語老人曰穉子每日入塾否老人曰未也飢寒且不保奚暇言學問窶
 人之子僅能爲食力計每日爲客荷行李以求一飽那得閒工夫閒資本讀書
 中尉曰量一小子亦奚能得多大之酬金將待之以餬口老人曰今歲春寒遊

客至此。游玩者不及往年。且此子亦懶怠。所得正無幾。此時雄兒起立。方欲有所言。而中尉制之。以目曰。此兒若無所事事。我思請其爲遊山之伴。侶令渠作嚮導也。

老人曰。足下需用此童子歟。酬資多少。中尉笑曰。我頃者先見村長。已略知此兒之身世。此兒託翁於翁。不爲無利。今此子就僱翁。更省此小兒之饜殮。寧非更有利益。老人聞中尉已先見村長。深悉此子底蘊。則即欲反對。而亦無法。可以抵抗。惟喘氣如牛而已。少選。中尉又曰。我亦不令翁失望。請囑雄兒。以每晨七點鐘來對山館。偕我遨遊。以夜間八點鐘歸。所有火食。由我供給。而我仍酬翁以每日兩角之薪資。雄兒須聽我自由使喚。

老人知別酬以資。中心喜悅。曰。老朽本不敢擅專。今先生已見村長。茲事想已談妥。則老朽亦願此小子追隨先生。稍嫻禮貌也。當中尉與老人開談判時。雄兒始終未發一言。佇立敬聽。既聞中尉欲僱己爲遊山之導。感激不可言狀。已而老人亦諾。則思此後之運命。將撥雲霧而見青天。歡喜至於無地。中尉爾時

又回顧雄兒曰。雄兒。汝早起。即來我許家中。事自有若阿翁處。置勿煩汝也。嗚呼。中尉此一舉也。乃令三人咸有滿足之心。在中尉本有心憐此軍人之孤兒。發願教育。使成一人材。而少年則不堪。老人之躡踐。今隨中尉允稱得所。老人但貪得無厭。既省饗殮之費。又得報酬之金。私心以為得此。則醉鄉中不至閉門弗納也。

第四章

嗟夫。人生。髣髴。方為。劬學。之年。此日。蹉跎。則老。大之。悲。不堪。回首。故。人生。之。於。學。問。譬。如。植。物。之。得。雨。露。試。觀。階。除。小。草。一。經。春。風。嗚。拂。便。爾。向。榮。今。雄。兒。得。追。隨。中。尉。長。日。作。伴。侶。則。大。似。枯。槁。之。華。忽。長。怒。芽。以。老。人。之。訶。斥。易。以。中。尉。之。巽。與。而。親。切。和。藹。之。情。直。注。入。少。年。之。心。胸。加。以。開。發。智。慧。砥。礪。道。德。則。其。幸。福。與。愉。快。實。非。言。語。所。能。宣。蓋。雄。兒。本。卒。業。於。初。級。小。學。固。非。從。未。受。過。教。育。者。比。身。體。本。亦。健。全。性。情。原。非。執。拗。乃。自。椿。萱。見。背。以。來。為。所。處。之。境。相。逼。迫。幾。將。失。其。固。有。之。善。今。得。中。

尉爲之安慰其心則精神先已煥發又與以相當之食物而身體之發育更迥非昔比金士荃中尉者雖投身陸軍而邃於思想往往沈慮熟考迨至胸有成竹則必施諸實地既得雄兒爲之伴恆迴步室中獨自思念曰以此性質優美之少年奈何令其荒嬉於學我誓必玉成之以成國家有用之人材嗚呼培植青年者可知卽爲國家增益元氣也

自此日始中尉之對於雄兒較諸良師之誨其學生尤加親密中尉規律既正而釋子每日之來亦不愆期雖風雨兩天氣初不一例而雄兒之來必以定時無或舛誤且勤於職務從不耽懶中尉又念以軍人之子而襁褓偃如乞兒寧不可憫乃令綴工爲之置衣數襲取堅韌樸實窄袖短袴冠以麥草之冠自今後雄兒又似一學堂就學之少年學生矣髮則梳之面則盥之而英英露爽便成一玄髮朱顏之少年中尉愛之如弱弟每日食必與共朝分牛乳餉果餌情意至爲優渥也

每日晨餐後中尉卽與雄兒兩人出對山館其所攜之物則有寫生之匣照相

之具與夫動植物採集箱等等凡是種種均少年人所愛好而目為珍品者中尉每選勝地或綠陰如幕或翠黛似妝則出鉛筆描寫其景色歸而再加煊染或一樹一石可以入畫譜者則亦並收兼蓄而雄兒在旁視之歎為絕技豔羨不置。

又每當採集植物時雄兒則騰蹕山中遇有可異之植物即採而獻諸中尉雖凡卉野草無或遺焉中尉恆示以此為何科屬何種類則欣然恭聆謹記不忘而少年則每行輒注意於野外之草木蓋中尉每思我之教雄兒先與以自然之教科書可知大塊有文章隨地舉科學也。

雄兒所歎為不可思議而急欲學習者則莫如照相器具也以一瞬息間能令山川景物悉羅尺幅其人具何能力乃能如是中尉告以光學之理雄兒聳耳敬聽或至風景佳勝處中尉乃令雄兒偕其犬立大樹之根出鏡箱照之雄兒喜躍萬狀明日映之於紙片捧而觀之又得意歡呼曰佳哉佳哉此非一大松樹耶噫試觀盧兒兩耳覆面為狀甚得嘖是乃我耶我之衣服乃如此燦麗者

凡。是。種。種。似。一。觸。於。少。年。之。眼。簾。均。為。可。喜。可。玩。中。尉。每。當。散。步。時。嘗。開。發。以。無。數。之。智。識。而。於。動。植。物。尤。為。特。別。之。注。意。恆。語。之。曰。釋。子。識。之。此。動。植。物。者。無。一。非。大。有。造。於。世。界。人。類。者。觀。彼。芸。芸。亦。各。有。其。職。業。人。無。職。業。愧。彼。動。植。也。且。動。植。又。互。相。為。用。若。不。見。山。中。蜂。蝶。紛。飛。乎。乃。藉。此。以。使。佳。果。結。實。則。黃。蜂。粉。蝶。實。為。植。物。之。媒。而。好。花。名。卉。又。足。招。致。蜂。蝶。也。

有。時。遊。興。略。倦。則。藉。此。碧。草。為。茵。中。尉。與。雄。兒。席。地。幕。天。而。坐。舉。種。種。英。雄。豪。傑。之。談。與。夫。遠。征。冒。險。之。歷。史。娓娓。而。談。語。及。國。家。數。十。年。來。敗。衄。之。端。則。雄。兒。亦。奮。其。小。拳。誓。雪。國。恥。又。言。此。大。好。湖。山。莊。嚴。燦。爛。有。如。錦。繡。特。一。至。國。破。家。亡。則。寸。寸。破。碎。非。復。完。好。故。雖。有。名。山。勝。地。亦。英。雄。豪。傑。之。士。為。之。支。撐。否。則。花。木。禾。麥。徒。增。人。悲。喟。而。已。

兩。人。每。當。卓。午。時。漸。覺。飢。腸。輾。轉。作。雷。鳴。則。歸。而。進。午。餐。餐。後。中。尉。則。稍。事。休。息。而。雄。兒。殷。勤。助。主。人。為。之。滌。甌。洗。盞。蓋。少。年。人。能。勇。於。任。事。不。耽。懶。鄉。足。令。人。人。見。之。忻。悅。也。女。主。人。見。之。輒。笑。曰。雄。哥。兒。若。乃。助。我。輩。操。作。耶。試。觀。此。杯。

箸已爲我洗滌。汝在此我輩可省幾許力。雖然汝亦太忙。額上汗且涔涔下矣。雄兒笑曰。姥何作此言。須知人身之汗。卽爲人出世之代價。且汗之爲物。最有益於衛生。一日不汗於吾身。且不快也。

餐事既畢。雄兒乃引其犬跳躍於草地之上。引逗爲樂。三點鐘時。中尉常課少年以讀書寫字。斜陽繫於樹杪。則至曲澗之濱。弄舟爲樂。雄兒曰。先生喜釣乎。我歸取釣竿試釣取游鱗也。中尉之釣不及雄兒之敏捷。於是乃得鮮鱗數尾。其長不及尺者。咸放諸水中。中尉乃爲講先王數罟不入汗池之理。有時兩人乃住獵。葦蓋白雲峯。素以產葦得名也。中尉又語以葦之生理。謂非花非實於植物中。別成種類。又詳告以隱花植物之類別。而雄兒之腦界中日日滿裝新智識。日日敬愛中尉之度數。亦逐漸增高矣。

雄兒每晚歸家。凡經曼哥之門。必往詢阿母之病狀。曼哥曰。謝君。注念吾母大愈矣。寒熱既退。咳嗽亦止。愈後當加以保養。日來能啜粥數甌。佐以雞子。愈先生言無妨。且愈先生視病極殷勤而精細。來家兩次。僅取二圓藥資。一圓今尙

餘兩圓。阿母言此二圓先以還哥。雄兒曰：我決不取。還此金，妹必欲還我。我且發怒，且待阿母身體健旺後，再以還我，不其可耶？

曼哥曰：早日還君此款，得以贖還盧兒耳。雄兒曰：妹言盧兒耶？渠正得所矣。渠終日隨金中尉，不愈於隨我。鎮日不得一飽耶？況我亦在金先生處，則盧兒與我仍朝夕相處耳。曼哥曰：哥近日衣服亦修潔，非復蓬頭跣足之狀。隨金先生遊，想必較前爲樂。雄兒曰：今昔不可同日語矣，不特此也。我且較之長日束縛於學校中，爲有益也。刻方與金先生共釣歸耳。

翌日，雄兒欣然又至曼哥家來，持一酒瓶。語曼哥曰：此葡萄酒也。我向金先生處索來，此酒最宜於病人，當少和水飲之，最妙。今日飲盡，遲至明日則色香味三者俱變。蓋真葡萄酒開瓶後不能經過二十四小時。今市上所購者非真葡萄酒，殆一種混成酒耳。此金先生自家中攜來者，試斟阿母飲之。

越數日，又以肺肉果餌進，謂是蓋金先生所贈者，均與病體爲宜也。此時朱節婦病已漸瘥，一日召雄兒至牀前，曼哥方扶其母坐，久病之軀，顏色憔悴，精神

亦且委頓。雄兒隨曼哥爲稱呼。卽曰：母貴恙。今已大愈。耶母曰：敬謝雄哥兒。非君之力。我已作泉下人矣。我聞曼哥言。君乃賣卻心愛之犬。以延醫活我。我有何德。雄哥兒乃愛我一至於此。

雄兒曰：母勿言此。兒少孤。他人之母卽兒母也。母曰：未亡人若得有兒。似雄哥者。夢中亦將狂笑。而醒今。雄哥無母。我不敢爲雄哥。母惟一切衣履之類。俟我病少愈後。亦能爲君料理一二也。雄兒曰：謝母照拂。孤兒感激。何待言。宣矧。我此後須常至母家。與曼哥妹子遊戲也。母曰：我憶之矣。卽我病中。金先生亦時時惠及。寒家曼兒。汝明日可隨雄哥一往。謝之。雄兒曰：佳佳。明日我引阿妹往也。今日歸休。恐我家阿翁。贖責也。

嗟夫。韶光宛宛。去同逝水之波。白雲峰。雖無歷日。然綠葉成陰。轉瞬已自。春徂夏長。暑之光陰。尤爲遊客蒼萃之時。而中尉則栖息於環翠樓中。清風徐來。披襟當之。此樂尤爲無極。爾時中尉精神至佳。氣體亦復充盈。以來此養病。病既去體。亦將歸。覲雙親。所以遲遲者。正不忍與此小友別耳。一日中尉得家書。書

爲老父所寓。謂得書知兒身體健旺。非復曩比。良慰。良慰。特老人以風燭殘年。邇日氣體大衰。深盼兒歸。勿遲遲也。

中尉得書。知父母倚閭之心。甚切。乃不待秋涼。卽日束裝而歸。顧此時所最難堪者。則雄兒也。匪特視如明師。抑且依同慈父。一旦別離。中心能無抑抑。而中尉亦思託此孤。維於長日。醺醺之老人。殊非計之得也。乃復往訪村長。村長曰。某亦思此老人之不足恃。除此而外。更無適當之人。足以將護此孤。維者。奈何。中尉曰。我偶思得一人。其人大可委託。村長曰。誰也。中尉曰。此村中有婦人。呼爲朱節婦者。我意此人可託也。村長曰。然。先生識其人乎。是人雖貧。乏然於麗娃鄉。至有令譽。鄉人均稱其賢。果爾。則我亦贊成。特須與雄兒之伯父一商。略得彼同意。庶可耳。

第五章

越四五日後。金士荃中尉得村長正式之承諾。往訪曼哥之母。又細察其人之性情。覺雖出寒素。而婉淑貞潔。無比倫焉。脫以雄兒託彼。當能滿意。是日曼哥

之母病體已愈。方爲其女娃製履。而曼哥則以小竹椅坐地。剝馬鈴薯之皮。中尉曰。今日有一事。特與夫人商酌。其事蓋爲孫雄兒事也。緣某不日將束裝歸。脫以此子仍託老人。某有所未安。故已與村長相議。思以此子託夫人。蓋雄兒幸託字下。則我輩亦且放心耳。

此時母尙未答言。而曼哥則飛躍。其母之側。暗拽其母之衣。又以眉語示意。令母許諾。中尉續言曰。第一此子今年十三矣。論年已非幼稚。奚能令其長日蹉跎。爲人作傭保。終耶。故鄙意須令其復入學校。此將門之子。他日且爲國家宣力。雄兒得託夫人。并可爲就學地也。母曰。若言雄兒。則我之一病。幾以不起。幸賴其力。得慶更生。今雄哥兒居吾家。寧有不歡迎者。特有一言。不能不先告中尉。蓋未亡人自先。夫子見背以後。僅此榮弱。息吾母女兩人。茹苦食貧。相依爲命。今雄哥亦甘此貧困。耶。次則我亦更事少。鮮閱歷。恐不足以教誨。穉子則轉負千鈞之託。

中尉曰。以言此子性質。則至爲馴善。正直。矧以少年孤露之故。益能茹辛耐苦。

是固我所歷經試驗者。故希望此子將來植身接物必成一有。望之少年。第少年人品性未定。習染足以移人。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使長日與此沉醉之老人相處。寧有好果。故今日重託夫人。有夫人以爲之監督。必不令此少年入於放僻之徑耳。曼哥之母見中尉言詞懇摯。乃曰。既如此。謹當遵命。

曼哥聞母已允諾。喜氣騰躍。一似破屋中亦生春暖者。卽預先籌畫。哥哥來時將餉之以何物。導遊何處。思至得意處。則鼓掌而笑。母曰。今當告彼老人。又當取銷保護人之約。中尉曰。此事我與村長足以了之。不畏此老人不允洽也。乃自衣囊中出紙裹一束。曰。此中鈔幣三拾圓。并我名片一紙。此金以備不時之需。此名片有我住址。在尙望夫人有暇時。繕書告我。近況一二。脫別有所資。亦徑告我可也。

曼哥之母曰。謝中尉。我必將護此釋子。第此金可勿需。我雖貧薄。哥哥有所需。尙足以竭力拚擋。中尉曰。勿爾置此以防不虞也。中尉歸。卽致書村長。謂事已大致妥貼。村長回書亦道。早日與老人交涉。且雄兒爲某故人之子。某在此。亦

加以特別注意也。至中尉起程之日。庭前梧葉已報早秋。中尉乃與此白雲峯作小別矣。而最難堪者厥惟雄兒。

中尉登程之日。雄兒忽匿不見。覓之則在樹後山石之上。恻哭眼已腫如葡萄。中尉呼之入贈以學校中用之文具。曰：雄兒。我今與汝暫別矣。汝知我贈爾此物之意乎？我蓋望汝爲完全有用之人物。而凡人一生事業無不起點於學校。汝已失學數年。此日進校當極力追補。前失益加勤勉。常思幼年光陰最易蹉跎。少年不學。老大徒悲。須爲生徒中之模範。一二年來。汝能勤勉。若有志軍人者。我再送汝陸軍小學。汝當念過去之阿父力。繩前武耳。少年哽咽不能成語。惟俯首敬聽。

中尉曰：我已將汝委託曼哥之母爲汝保護人。我亦稍稍安心。惟望我之小友凡事謹慎勤奮。汝之榮光我亦得意。不枉費我今日一番之用心。雄兒曰：釋子決不忘先生今日諄諄之訓。誨中尉曰：佳釋子一念及汝父母。他日必能樹立爲顯揚之地。雄兒曰：然人苟墮落不特無以對父母。抑且無以對諄諄誨我之

先生中尉曰佳哉又撫少年之頭曰若能謹記我言永永不忘乎敦品行慎交遊我明歲或早到此未可知也今乘火車尙早盍再與汝一散步也可

此時中尉復攜手與雄兒同行時值初秋漸見蕭疏之象小雨絲絲輕颺人面而野花滿地都作秋紅之色至爲穠麗蟬曳殘聲似有送人之意垂柳飄縈左右亦似點頭與人作別也中尉雅不欲觀因念風景隨人心地而殊心有惜別之意則觸目者皆屬離悰大有可憐之色又思人生來去似天上白雲因風舒卷今日去此佳境安知明年今日之復能再來乎凡事亦任天隨運而已

中尉思至此甫一回首則見盧兒搖尾跳躍緊隨於後中尉乃撫其犬曰釋子此犬我不復攜歸還其舊主人矣雄兒喜曰諾盧兒盧兒隨我來中尉仍還對山館則行滕已發中尉曰我行矣釋之勉之勿忘我言務望常以書札通問免我懸念也雄兒抱中尉之腕涕不能仰時則中尉已上車行對山館之女主人饋以種種土物曰上覆老夫人謂老嫗尙戀戀於舊居停也雄兒仍匿身於樹陰之中中尉臨行尙回顧者三四見雄兒拭淚於山石之後又行垂半里許回

首煙雨迷漫。僅見對山館屋後老樹。參天送迎。此白雲峯往來之客而已。

第六章

明日村長乃至雄兒家。告老人以雄兒寄養朱節婦家。并爲雄兒謀讀書地步。老人聞言。聳肩無語。蓋自雄兒寄食於老人家。雄兒尙有薄田數畝。每歲芋、栗、菜蔬所收。非歉均爲老人歲入之資。又有小屋數椽。亦得月收租金。加以雄兒每日勞動所得之備值。亦悉數歸老人。老人本無立錫。今日安坐享之。乃不知足。又復虐待孤。雖然至今大失所望。怒曰。誰出此計。謀者必朱家一孀雌也。我誓不與之甘休也。

村長笑曰。翁常言以雄兒故累汝。老人至於不贊。今既他去。在翁正計得也。翁何怒爲。老人曰。是明明欺我老人也。我必認之官。村長笑曰。休矣。翁也。汝認安得直。此吾輩公議已定。汝趣將雄兒所有之物交出。爲佳語畢。村長自去。老人恨恨。乃往覓雄兒遠族之伯父。伯父曰。翁亦委託人。不如聽之。老人張吻無言。旣而意欲略分報酬。伯父言。翁之於雄兒。實未盡保護之義務。寧有權利之可

言且翁亦有子。寧不能迎養阿翁耶。老人曰。吾子僅知有賭博耳。老人怏怏歸。不得不以所有交雄兒。

是日也。天氣佳晴。雄兒乃如幽谷之鶯。遷於喬木。曼哥之母已分其屋作兩室。母女兩人處外室。略寬。雄兒居裏室。略小屋。雖陋而空氣光線均佳。紙窗竹几。潔淨無塵。雄兒自阿母見背後。初未得有如此安居之臥室也。雄兒但擇其精巧之家具。移載而來。其餘羸笨之家具。及破裂不全者。舉以贈阿翁。朱節婦乃以所藏華盛頓之肖像。爲之懸壁。曼哥則采秋花一束。如牽牛。鳳仙。雞冠。玉簪之屬。納諸小瓶中。豔如五色之錦。雄兒曰。母爲我相一善地。我尙須妥貼安置。兩照相蓋一則。阿父之遺容一則。金中尉之寫真也。

安置已畢。雄兒又捧一小箱。至云。其中均寶貴之物。鄭重出一玻璃匣。置之桌上。曼哥一見。卽詫曰。美麗哉。此何物也。雄兒曰。此我父親所得之勳章也。是區區之物。乃以血肉博之。縱萬金不能得也。此時雄兒喜躍不可言狀。見四壁皆白。聖甚精潔。曰。嗣後我每晨必加以汎掃。不令一絲污穢也。又曰。得此佳地。明

年金中尉至我家。又將贖賞不置矣。

朱節婦願而樂之曰：若兩人者，我均視之。如己出。目汝輩爲兄妹，願汝兩人精勤奮勉。他日所造，至未可量。雄兒曰：母何期望之深也。母曰：自古英雄豪傑，率從困苦艱難中得來。語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雄兒前日金先生來我家，深以汝數年來輟學爲憾事。過此農隙，卽當上學。蓋與汝妹子偕行，足爲伴侶也。

雄兒曰：諾。敬如母命。母曰：放學後，卽與阿妹同遊，或收芋栗，或拾取枯木松毳，以爲儲蓄。禦冬之計。吾三人能勤儉持家，儘足度日。奚必仰面求人。雄兒又諾之。曼哥輕語其母曰：前日金先生非與阿母以金歟。母曰：然。此三十圓金，先生曾言以備不時之需。故此款平時不能動用，不在經常預算中也。

雄兒曰：母請放懷。我向者見兒童冬學書聲，鬧徹比鄰心，殊豔羨。自恨無讀書機會。且阿翁亦不欲兒讀。今來母家，旣可以安心讀書，又得阿妹同出同歸。世界之樂境，孰有逾於是者。我又安得不勤勉。母曰：少年人能如此立志，寧得不

爲佳子弟。此不獨余聞之。而心喜。倘告金先生。亦必嘉汝。非凡庸之兒也。斯時最忻悅者。爲小曼哥。跳躑奔走。如籠中之畫眉。乃曰。阿父母。有最豔麗之錦襖。可與雄哥裹衣服也。少選。又曰。我有繪畫帖數冊。均吾阿父所留遺者。中有歷史畫。修身畫。種種。將出。我與雄哥同觀之。母聞曼哥言。不禁憶及亡夫。曰。是懊懷物。觀之何爲。顧口誰語。此而已。移步自抽斗中。出帖授女。雄兒曰。妹有未解者耶。我能爲妹一一解之。試觀此爲瑞典孝子萬里尋親圖。以十餘齡之童子。不名一錢。而風餐露宿。跋涉於水涯山巔。卒之母子重逢。相抱接吻。其樂何如。嗚呼。彼人雖天涯地角。尙有母在。而我則父母已棲重陰村中。三尺斷墳。卽爲吾親瘞骨之地。偶履其地。但見風樹猗難。與禽聲啁啾而已。又奚從尋覓哉。雄兒語時。微作哽咽聲。而眼圈亦略作紅暈矣。曼哥曰。哥勿爾。今日宜樂。不宜悲也。我試繙一圖示哥。此爲古時學堂之圖。先生僅一人。方伏几假寐。而諸學生跳跟一室。方捉迷藏也。試觀此學生以蜘蛛垂及先生之頸。而此童又以朱塗面作三國時關羽狀貌也。僅有一人仍安坐。

讀書或云此卽范仲淹後爲名儒蓋自小已非凡品也雄兒曰然今之學校不復如前之野蠻矣我與妹每日偕行待卒業後金先生再到此間見之必喜倘復來此我必引盧兒至火車站往迎也

語時回首視盧兒盧兒聳耳振尾若諳主人之語言者雄兒輕拊其背曰若猶憶對山館之主人歟盧兒咻咻作聲飛馳而出似欲奔往尋覓者雄兒曰歸來歸來金先生須明歲再來此間也

一日曼哥之母語雄兒曰雄哥兒吾家對門近新來一鄰居其家爲巡吏人頗長厚有兩兒足爲汝輩小友汝曹嗣後勿再與褚家兄弟同遊嬉也蓋褚氏兄弟者一名二郎年十四一名三郎方十二也俱與曼哥家同村落兩人性至頑劣游惰不好讀書平日惡書如仇而造作誑言則纍纍如貫珠一似空中樓閣頃刻可以建築者彼其人在學校時書包甫解睡魔卽牽引而至一出校門則偷竊人家垂熟之果探手入於鳥巢弄雛爲樂均此難兄難弟爲之渠帥也越兩三日後果此巡吏之家來作芳鄰矣此家本爲一士族亦與朱節婦小有

馥。萃。之。誼。今。來。此。間。則。與。雄。兒。曼。哥。多。一。對。談。心。之。侶。蓋。巡。吏。陳。姓。膝。下。有。兩。兒。兄。名。純。一。年。十。三。妹。名。文。英。方。十。齡。是。兄。妹。兩。人。適。相。反。對。妹。極。活。潑。而。兄。則。怯。弱。似。抱。病。者。其。父。常。語。人。曰。是。兒。嬌。怯。如。此。想。先。天。不。足。之。故。或。慰。之。曰。年。方。幼。穉。故。弱。不。勝。衣。他。日。或。且。健。碩。也。嗚。呼。讀。者。諸。君。當。知。鄉。村。之。學。塾。恆。與。都。會。異。就。學。之。期。多。半。在。於。農。隙。故。麗。娃。鄉。之。小。學。亦。於。春。耕。秋。穫。之。時。放假。而。暑假。中。初。不。休。學。也。今。方。秋。收。之。際。田。家。正。忙。而。兒。童。輩。亦。稍。分。家。人。之。勞。顧。雄。兒。則。本。未。就。學。曼。哥。自。母。病。後。卽。入。農。忙。時。代。而。純。一。與。文。英。又。以。遷。居。之。故。須。另。易。學。塾。職。是。之。由。是。四。人。者。爾。時。尙。未。負。革。囊。挾。石。版。以。入。村。塾。耳。

至。是。雄。兒。乃。爲。發起。人。倡。言。曰。我。已。久。不。讀。而。諸。君。亦。自。炎。暑。至。於。霜。辰。曠。學。之。日。多。矣。今。轉。瞬。一。星。期。吾。輩。咸。將。入。學。趁。此。數。日。我。輩。不。如。開。一。遊。山。會。第。不。許。空。手。歸。須。各。採取。各。物。也。語。時。衆。皆。認。可。乃。自。是。日。起。此。四。人。者。歸。必。盈。筐。滿。篋。輩。也。栗。也。枯。木。也。松。毳。也。父。母。見。之。尤。喜。形。於。色。

一日巡吏閱新聞。歸言。今歲必早寒。宜預爲禦冬之計。蓋他處見雪者已多處也。雄兒聞之喜曰。我最愛冬日。池塘結堅冰。爲滑冰之戲。純一哥能與我同遊。歟。巡吏曰。渠身弱不好弄。那能如君之活潑。雄兒曰。我輩不久入學塾。星期日某等將延客請先生一至我家。巡吏笑曰。諾。

明日星期日。雄兒曼哥乃邀其小友。并及鄰家之晨夕相過者。至家剝栗煨芋。佐以佳茗。雄兒又釣得鱗數尾。烹魚供客。白米之飯。其色如雪。純一與文英及其父母偕來。歡笑之聲。震屋瓦。是日室中亦汎掃精潔。蓋雄兒初至曼哥家。而純一兄妹又得新伴。侶此爲第一次歡會也。是日巡吏家亦蒸棗糕。炊麥餅。堆盤甚豐。雄兒又啓瓶注葡萄之酒。於是賓主互祝健康。共慶兒童之長成。而雄兒又舉杯以祝中尉之萬歲也。

第七章

翌日雄兒乃復趨入學生時代矣。願雄兒耐勞任事。每日早起。仍灑掃庭除。舉火治炊。以代朱夫人之勞。曼哥則仍爲放鴨飼雞之生涯。早餐以後。約七點半。

鐘時乃隨鄰兒一同入學學校距此可半里許在文德橋之塊一初等高等小學校也。

斯時雄兒與曼哥益見親密放課歸來有時手攜出遊有時燈影書聲互溫日間之功課而雄兒以今夏中飽受金士荃之實地教育可直進高等二年級以資質聰明之子而加以奮勵英發之志寧得不爲良生徒哉校中教師見雄兒之勤敏也輒勉之曰曷哉孺子明年之春當可進級是雖半年之功加以精力必能與彼全年級者程度相等耳。

先生又誠雄兒勿與稽家兄弟相徵逐稽氏子惰不事事落第者兩學期矣統計校中輟學之鐘點以彼占多數而每晨入塾輒較他人爲後渠家略小康遂傲視一切避先生之目專事惡作劇或在雨天則誤穿他人革履持蓋而行人且大窘而彼方以爲笑樂又他生徒之自家中餉飯者渠則竊啖其雞卵而易以石子凡斯種種惡劇每施於循良之學生而塾中頑劣生徒又附和之奉爲渠魁也。

雄兒以受校中教師之訓誡與朱節婦之護視決不入此頑童之羣某日之晚
 放學出校門褚二倡言曰我輩詣大佛殿游玩者誰從余偕行也一人應聲
 曰我行我行我將往觀婦女并沿路盜取玉蜀黍與林檎歸也羣視之爲校中
 著名惡劣之生張祥語後卽掩口聳肩而笑褚二曰張祥汝何言張祥曰無
 他無他戲語耳褚二曰雄兒亦隨我行雄兒曰否我將往對山館本約今日
 有事急須一往褚二曰若貪此阿堵物乃與此家老婢往來雄兒曰我以辛
 苦勞力得酬值君不欲往則不往耳何苦詈人出此惡聲也
 蓋褚二之痛恨對山館主人者良亦有由以去年之秋渠約伴游山曾盜對
 山館後園之果蔬爲女主人所訶斥故今聞雄兒之言恐其復揚己醜乃急呼
 曰福兒壽哥陳純一均隨我往陳純一者卽與雄兒曼哥爲鄰舍者也其人身
 弱而怯今爲褚二所脅持一時無可回答恐逆其意則褚二將拳其指骨
 向額上作爆栗也雄兒亦呼曰純一哥與我偕往對山館行
 褚二即笑曰偌大孩子乃聽人指揮我知若翁須仰人鼻息者所來此間尙不

向人伏禮也。雄兒曰：純一哥，隨我來，勿與之多言。陳純一乃往依雄兒。雄兒語之曰：若須知褚二郎非好相識，勿與之偕遊。純一曰：哥強而多力，我不能縛。匹雖有時爲所迫脅，中心殊惴惴也。嗣後哥與曼哥在何處，我亦與妹子常來作伴。侶也。雄兒曰：佳。

時方秋深，草木黃落，西風淒緊，之天徧地。丹楓黃菊矣。雄兒與曼哥兩人，仍每日詣學校，無一曠課之時間。其愛護曼哥也，實與同胞之兄妹無或少異。宋夫人亦深以爲慰。某日忽有一郵足至其家，授一書於雄兒。雄兒狂喜大呼曰：阿母有人致書於兒，我知必自金先生許來者。金先生乃不忘我，與我以書喜何如也。於是夫人與曼哥等三人就窗下展之，雄兒朗聲讀曰：

自與君分袂後，即日匆匆返里，孰知吾父病以不起。於上月十三日長逝矣。侍奉無狀，終天之恨，想吾小友亦早歲孤露，深嘗此悲痛况味耳。吾父旣沐國恩，又蒙勛典，乃令陸軍全隊咸來會葬，市中亦休業半日以誌敬悼之意。嗚呼！吾父爲國盡瘁亦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第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我今與

老母。孳孳。相依。而舊病。不禁。復發。醫者。謂須。往住。沿海。吐納。新鮮。空氣。故現。已移。居海。澨。附呈。名刺。一枚。上有。住址。可通。信也。近想。吾小。友必。勉勤。於學。日有。進步。或與。曼哥。結侶。偕游。興復。不淺。他日。必成一。至有名。譽之。軍人。不。禁。企予。望之。矣。并。問。

國雄吾弟小友近佳。

金士荃頓首。

朱夫人前代爲問好。

再接到此書務望覆我以慰渴思。士荃又白

雄兒讀畢喜躍不已曼哥曰金先生甚盼回書雄哥當預備速覆也雄兒曰我思海濱多寒金先生以病體恐不耐此我當勸其往暖國作銷寒之計也朱節婦曰是不必過慮究竟金君以強壯之軀未必遽畏寒惟渠急盼汝回書是宜速覆雄兒曰愧我不文恐爲金先生所哂奈何曰書以達意但能言其胸中所蘊之言斯可矣雄兒曰母乎我會見描畫最豔麗之明信片我購取一枚以寄金先生可乎母曰此種繪畫之明信片用之於賀歲祝慶爲當若啓事之箋宜用

長幅且汝當作正楷當令金先生見之知汝恭敬將事也雄兒曰諾是晚也雄兒似構思極大之文章消磨黃昏數點鐘之光陰屢易其稿乃始謄正其詞曰。

國雄頓首上白

中尉金先生閣下今日何日似天半一團喜氣飛降我身乃得

先生手諭未曾開封雄已跳躍歡喜無量當時曼哥在旁促我開緘捧讀一過驚悉。

老將軍騎鯨歸天小子不禁念其無父之悲一掬同情之淚遂揮灑於不能自已惟望

中尉節哀順變他日爲國盡忠卽所以報

老將軍於地下也雄與義母及曼哥均託庇安好廬兒雖口不能語亦似感念

舊主時作悲嗥一切蔭

公之德國雄日詣學校不敢有一時一刻之怠荒放學歸來助吾義母灑掃

園。宇。至。為。整。潔。

先。生。倘。再。到。白。雲。峰。必。盤。桓。數。日。當。知。近。日。吾。家。已。十。分。精。潔。義。母。為。

我。重。糊。壁。紙。懸。有。吾。阿。父。軍。服。之。肖。像。并。

先。生。玉。照。又。聞。諸。義。母。言。我。夢。中。時。時。作。囈。語。必。呼。吾。

中。尉。遂。引。以。為。笑。曼。哥。明。年。亦。盼。

公。早。來。天。氣。漸。寒。諸。凡。

珍。攝。國。雄。再。拜。

書。就。即。與。義。母。過。日。然。後。鄭。重。加。封。持。往。郵。政。局。喜。躍。歸。來。曰。阿。母。若。知。我。途。中。遇。誰。來。者。母。曰。我。烏。能。知。者。雄。兒。曰。即。前。村。之。吳。大。哥。渠。家。有。可。愛。之。大。白。兔。數。對。渠。云。兔。之。生。殖。殊。繁。故。願。以。賤。價。出。售。向。之。每。對。售。四。圓。者。今。僅。售。三。圓。倘。雄。哥。兒。欲。此。者。尚。堪。酌。減。也。渠。又。言。此。兔。大。半。可。於。本。月。中。生。子。一。胎。四。五。子。不。等。吳。大。哥。曾。引。我。至。彼。兔。屋。見。潔。白。而。馴。伏。者。殊。可。喜。也。

曼。哥。聞。之。大。喜。手。舞。足。蹈。言。雄。哥。何。乃。不。講。一。雙。蹄。雄。兒。又。曰。謂。吳。大。哥。言。養。

兔。孳。乳。最。繁。其。子。生。後。又。一。百。五。十。日。即。可。又。生。子。矣。至。來。年。之。冬。可。以。成。羣。我。頗。思。購。兩。對。與。阿。妹。各。養。一。雙。曼。哥。曰。佳。哉。佳。哉。母。必。許。我。母。笑。曰。汝。曹。言。之。何。易。易。我。輩。日。夕。操。作。麩。殮。僅。乃。得。繼。寧。有。閑。錢。養。此。畜。物。其。日。飼。之。料。且。勿。論。矣。即。購。彼。四。兔。價。亦。不。貲。

斯。時。曼。哥。與。雄。兒。合。詞。曰。非。有。金。先。生。之。三。十。圓。乎。母。歎。息。曰。以。言。此。金。非。至。急。需。之。時。決。不。使。用。譬。如。我。當。日。一。病。十。餘。日。炊。煙。將。斷。所。云。隔。宿。之。糧。貧。家。能。有。幾。何。寧。能。不。少。有。儲。蓄。且。爾。日。我。病。幸。遇。雄。哥。兒。賣。犬。爲。我。延。醫。亦。幸。有。金。先。生。解。囊。資。助。不。然。我。病。且。將。不。起。故。余。意。此。金。當。備。緩。急。不。可。輕。於。一。擲。也。

雄。兒。知。母。意。良。不。欲。以。畜。兔。故。糜。此。鉅。金。思。以。勞。力。得。之。獲。兔。一。雙。以。爲。明。歲。新。年。之。禮。物。即。以。此。意。語。養。兔。之。吳。大。郎。大。郎。曰。雄。哥。欲。之。我。必。賤。其。值。也。雄。兒。曰。廉。價。亦。需。幾。何。大。郎。曰。種。類。不。一。價。值。亦。復。不。等。若。試。來。觀。之。此。黑。色。者。每。頭。僅。售。一。圓。也。雄。兒。曰。我。無。錢。願。以。勞。力。相。抵。余。每。晚。來。爲。君。掃。除。兔。園。以。

至正月若再以廉價相抵與我此兔大郎笑曰以備值計每晚不過工資二分耳銖銖積積欲滿足購白兔一雙之需時日得無太久休矣雄哥不如其已雄兒爲吳大郎所嘲霞紅緋頰因思我真無力購兔耶天下事苟出之以熱心亦何事不可成者脫我出外傭力至於正月倘一錢不虛糜亦可儲蓄十圓屆時往兔園可以選購佳兔五六頭當令彼人不敢輕量人也於是雄兒每逢課暇輒詣對山館以爲旅客攜行李及掃除屋宇種種每晨早一點鐘起趁曼哥未覺時先往作苦朱節婦雖亦知雄兒日往對山館以爲得金有幾爲果餌之需而少年欲令其母女驚喜故暫亦未以所得之金告也

第八章

某日之星期朱節婦語雄兒及曼哥曰今有至困難之一事昨日北鹽巷之姨母來家謂家內乏人現須預備新年所着之衣服令我往其家爲之佐理縫紉針線等事汝曹思之我如不去未免不情去則心中又懸懸也雄兒曰母所懸懸者何事母曰我所懸懸者即挈汝行歟抑不挈汝行歟姨母處屋小人多我

盡。室。行。大。恐。擾。累。渠。且。汝。勞。必。曠。及。學。課。不。如。逢。星。期。日。來。孀。家。爲。便。然。我。去。汝。一。人。處。此。我。又。奚。能。放。心。也。

雄兒曰。母請勿慮。兒善能持家。羹飯烹茶。都能料理。白米青菜。香味更可口也。夫人笑曰。汝一人奚必舉火附膳於鄰家。不更省事歟。況我去亦不過一星期。將汝託付陳家。渠家中人咸親切。汝可無慮也。雄兒曰。陳氏自移家至此。我亦與之相稔。矧其爲母之戚。鄙夫復奚慮。然則妹亦偕行耶。夫人曰。曼哥自必偕行。渠在恐轉以累汝。曼哥曰。我去後哥益冷落矣。雄兒曰。無妨。小別卽聚。首耳。夫人曰。然吾輩當以星期日行。

嗣是自學校歸來。必往對山館爲人攜行李。又於近村之蓬萊閣。每日傭一小時之工。一日爲星期六。日。朱夫人預告之曰。雄哥兒明日吾儕行矣。汝在家慎守門戶。出必加鍵。雖無長物。然此間盜賊夥也。汝就食於陳氏。晚則歸寢。勿惰勿驕。并毋忘種種之訓。誨。雄兒曰。敬諾。曼哥低語。雄兒曰。哥一人在家。不膽怯。歟。脫中心惴然者。我可告母。勿行伴阿兄也。雄兒曰。妹放心。我弗怖。且自足料。

理也。

是日午後。學生輩開談話會。咸聚於玉水池畔。褚家兄弟。攜來爐竈數事。沿路拾野草。焚之。不知煮何種食物也。褚二郎傲於衆曰。此中有佳肴。汝曹亦思一染指否。是皆吾輩竊取父錢所購。吾老父囊中充裕。故不覺也。陳純一汝歸家。將得糖少許。鹽少許。以調和之。則此物可口矣。雄兒曰。純一哥。若取物必稟告父母。勿學人盜取也。褚二郎瞋目曰。此何與汝事。又不欲汝破鈔購糖鹽。雄兒曰。我固無錢購糖鹽。然亦不願盜取家中之錢。爲人詬笑。褚二郎曰。諒汝亦無錢。汝之養母。爲人作傭工。直一乞婆而已。雄兒曰。汝勿狗眼窺人。我家阿母勤儉持家。不如汝輩之浪費。故所得悉歸諸儲蓄。汝倘見我家儲蓄之箱。令汝咋舌也。

褚二郎曰。我知之矣。儲蓄箱中。不過沙壳鵝眼之錢。一二百文而已。雄兒曰。速閉爾吻。實告君。咸十圓以上之紙幣也。褚二郎曰。汝卽言百圓以上之紙幣。人亦何從爲汝取。證此時。共一笑而歸。翌日。朱夫人與曼哥將往北鹽巷姨母家。

時則殘雪未融。寒意尙料峭。中人玉水之池。全凍淡黃。之日光斜射地上。春冰尙未泮也。雄兒送朱夫人與曼哥行後。曰。佳哉。好天氣也。語已。卽往兔園。心羨此爰爰者。則預爲選擇。若者色澤佳。若者毛羽豐。待至正月初。我必選數雙。每日心口相商。幾至數十遍云。

雄兒每日晨起。天纔破曉。陽光方穿雲罅。而出少暇。卽往對山館。與蓬萊閣。急景彫年。人事益復迫感。而雄兒每放學歸來。不敢自逸。其體非爲人掃除。屋宇卽與人整理。倉庫跳躍奔走。健碩逾成人。以是客皆喜其勤恆。多予以資。雄兒積累銖銖。遂自一圓之鈔幣。易而爲五圓之鈔幣矣。雄兒視之尤鄭重。以此蓋從辛苦得來者。乃以數重之紙包裹之。與零星小錢雜置一箱。而藏諸臥榻傍。抽斗之中。

是日又星期日矣。雄兒以今日休假。無事。心閑意適。遂至北鹽巷之薛姨媽家。以省其義母。時正十二點鐘也。母爲具盤殮。以供其飲。啖雄兒甘之。乃告母。以家中種種情況。謂雞鴨仍飼之。以時園蔬亦加以灌溉。母勿慮也。母亦細細問。

之曰仍每日詣學校歟能奮勉用功歟不與人爭鬪喧譁歟且一人在家覺冷靜歟雄兒一答之惟備力於人儲蓄多金之事不以告蓋雄兒欲博義母與曼哥之歡心故意欲令此喜之出於天外也

無何雄兒遂與母及曼哥歸家三人一路歸來雜以笑語而雄兒則胸中盤算預想新年之樂事因思於元旦之日我必於先一日匿此兔於家繫金鈴於兔頸或恐爲曼哥所聞也我必解其鈴至臨時始繫之至元旦之晨妹必呼曰雄哥雄哥又往何處者今日元旦日尙出門耶余則此時手捧雪白一雙之兔自廚後而出曰今日元旦小子無以爲獻白兔一雙敬爲母壽母視之必驚喜爾時曼哥必來撫摩此兔我則疾返身入廚後再出略小之兔一雙曰此以奉妹子爲元日之祝儀曼哥見之必張其黑如點漆之眸子呼曰雄哥此何爲者此何爲者而我亦自留一雙畜之造以小屋日邀陳純一兄妹輩觀之并令之葶小免也

雄兒一路籌思思至得意之處不覺一人啞啞而笑曼哥曰雄哥何事一人在

此獨笑也。雄兒曰：無他以母妹之歸，令我飄然喜也。及抵家，雄兒先入內，微聞滿室煙草之氣。雄兒笑曰：昨日我叔父來，此省我所吸煙草。至今尚有餘香也。曼哥入室，見椅子有泥痕，狼藉乃曰：雄哥奈何不勤加掃除。此椅子上有泥痕，不污人衣耶。雄兒曰：奇哉。當我出門時，掃除清潔，意者我往對山館中，雞入室中，故狼藉有汚痕耶。

時則曼哥之母心念究竟一稚子耳，能一人處理事，不與外來村童鄰兒相嬉戲，徵逐固已可貴。乃曰：雄哥一人在家，且尙須天天到塾，奚能日事洒掃之役。今吾輩歸矣，轉瞬卽屆新年，當大加掃除耳。雄兒胸中但憶新年之樂，所云洒掃之事已拋，瞥入於九霄雲外矣。

明日早起，雄兒爲預備新年之景，乃摘取松柏之枝，以飾門楣。方出門，卽遇陳純一於途，乃呼曰：純一哥，偕往林中採松柏也。純一曰：我不行。林中黑魍魎地，殊怖人也。雄兒曰：名爲男兒，有何可怖。况在白日中，詎林中有狼耶。卽有狼，我亦何懼。純一曰：脫遇褚氏弟兄，又來攔我。雄兒曰：有我在，尙不足護汝。純一曰：

我不去阿父。尚須呼我也。雄兒曰：純一哥，真有應病然則我一人往可也。雄兒遂往林中摘取松柏一大束，以其贖餘分餉鄰家，自念我儲蓄之金已滿拾圓，我白兔之外，再購何物以贈曼哥歟？及歸家而曼哥已在竹籬傍飼雞以待矣。

第九章

是日距元旦兩日矣。俗名之爲小除夕。急景彫年，若歲月之催人老耳。雄兒清曉即出門，願是日瑞雪紛飛，大地爲之一白。曼哥家母子兩人預爲度歲計，掃除屋宇，蓋雖屬貧家，當以清潔爲第一。義況今歲多一稚子，興味尤較往歲爲勝。椒酒棗饊亦當預備一二，使兒輩歡躍也。庭中積雪，曼哥爲之堆一雪羅漢室中器具亦一一加以洗濯。曼哥之母是日乃大忙，頭裹青色之巾而衣袂亦高擡至肘，以拭窗上玻璃，使通明也。

曼哥曰：阿母今日辛苦矣。雄哥一早出門不審何往，渠言歸以助母盍少待之。母曰：是也。邇來我見雄兒終日皇皇者不審何作，且自學校歸來一拋書包即警如鶩，鴻想又往各處閑遊轉瞬。正月例須放假，屆時遊觀不爲遲也。我非欲

渠助我特恐放心難收耳。曼哥曰：我知雄哥必非嬉遊者，蓋此去必往蓬萊閣，爲客攜行李耳。每放學歸來，雄哥卽別我詣此處也。

母曰：果如是乎？稚子聰明而耐勞，宜其見賞於人也。語時，母出一華箱，力拭其受鎖之銅荷葉片光，可鑑人毛髮。曼哥曰：雪亮哉！幾等明境也。何以兒映此中，面作長形耶？此箱中所貯之物，兒已見過爲兒孩時之衣履，并有阿母結婚時之照片。母曰：兒何日見之耶？時則背坐彈淚，悲不可仰。曼哥見觸母悲，乃唱歌以侑母喜，又思出種種間題以詢阿母，藉以忘憂。俄而助母清理架上各物，一瓶一鉢，位置妥貼。最後母乃啟一衣筒，此筒中尙有一手箱，則母蓋視之極慎重者也。

憶爾時金中尉所贈之紙幣三十圓，與夫名刺一枚，均入此手箱中。蓋母以爲此金所以備緩急，人生旦夕不可測，况在貧家，又無隔宿之糧，一旦臥病不能復有所事事，勢必至於斷炊，猶恃此金爲養命之源也。故藏之尤密，今旣啓其衣筒，則亦一覩此小箱中物，母乃啓此箱中之抽斗，方啟未及半，不覺大呼失。

聲。顏。色。灰。白。向。後。而。倒。嗚。呼。蓋。箱。中。空。空。此。三。十。圓。不。翼。飛。矣。

曼。哥。之。母。此。時。體。乃。大。顫。曰。盜。我。箱。中。物。矣。盜。我。箱。中。物。矣。曼。哥。亦。驚。曰。阿。母。何。言。吾。金。被。盜。耶。誰。知。我。輩。此。中。有。紙。幣。而。盜。之。我。思。或。遺。落。於。外。母。試。耐。心。靜。氣。細。覓。之。於。是。窮。搜。衣。笥。中。絕。無。影。響。曼。哥。曰。得。勿。雄。哥。與。我。輩。戲。謔。故。匿。之。耶。母。曰。我。令。渠。守。家。想。渠。必。不。動。我。物。曼。哥。若。知。其。往。蓬。萊。閣。趣。呼。渠。歸。我。一。詢。之。曼。哥。即。行。不。三。十。分。鐘。而。已。抵。蓬。萊。閣。則。見。雄。兒。方。勤。於。所。事。曼。哥。微。帶。急。促。聲。曰。雄。哥。母。趣。汝。歸。雄。兒。徐。起。曰。我。方。濯。此。檯。布。少。選。即。歸。也。

曼。哥。曰。有。要。事。母。方。立。待。哥。歸。雄。兒。曰。妹。請。先。行。我。隨。後。即。歸。我。與。此。間。訂。有。條。約。每。日。傭。工。有。一。定。時。間。也。曼。哥。曰。今。日。遲。緩。不。得。請。哥。一。破。其。例。語。時。又。輕。聲。曰。上。坐。之。髮。蒼。蒼。者。即。此。家。之。主。人。翁。耶。渠。乃。視。哥。如。雇。工。不。肯。令。輟。業。半。小。時。者。雄。兒。曰。受。彼。傭。金。須。盡。義。務。曼。哥。曰。臘。盡。冬。殘。亦。當。予。人。以。寬。假。且。吾。家。亦。大。忙。阿。母。今。日。方。大。掃。除。殊。辛。苦。人。也。雄。兒。曰。然。則。妹。來。呼。我。即。此。事。耶。曼。哥。曰。此。亦。何。須。急。急。召。兄。歸。別。有。他。事。將。質。諸。阿。兄。雄。兒。笑。曰。今。日。妹。似。

有。怒。容。既。如。此。阿。兄。與。汝。偕。行。也。可。
 於。是。雄。兒。乃。與。曼。哥。同。歸。曼。哥。於。路。上。俯。首。疾。趨。不。作。一。語。雄。兒。念。今。日。何。事。
 曼。哥。似。有。嗔。意。想。家。中。必。有。所。事。也。及。至。家。門。悄。然。無。一。人。滿。地。悉。家。具。混。雜。
 殊。甚。第。見。曼。哥。之。母。斜。凭。葛。籠。掩。面。而。泣。雄。兒。曰。阿。母。何。事。煩。惱。母。曰。雄。哥。兒。
 今日我家乃出奇變。當日金中尉與我一名刺以及紙幣三十圓。我同貯此箱。
 汝非亦見之歟。今此金已不翼而飛。雄兒曰。噫。金乃不見耶。母曾細細搜尋之。
 歟。母曰。傾筐倒篋。而蹤跡渺然。乃疑雄哥兒。或移放他處。姑喚汝歸。一詢問也。
 雄兒曰。奇哉。我眼見阿母鍵此箱。奈何無有也。母曰。我健忘。往往啟後。不加鍵。
 或爲偷兒所盜。亦未可料。且名刺亦不復存。嗣後欲通信金中尉。亦無從詳其。
 住址。雄兒曰。此却不妨。金中尉之住址。我有腹稿也。特此紙幣已入。無何有之。
 鄉矣。母泣曰。此金以備緩急。且我若稍有儲蓄。亦當璧返。此金在理。不當輕受。
 人惠也。況萬一再如前此之大病。則又奈何。
 雄兒曰。事已至此。悲之何益。勸母不必過傷金錢。如流水過去。還復來。是惟有。

加。一。層。勤。勞。與。儉。約。以。易。之。耳。蓋。雄。兒。生。性。本。極。灑。脫。且。彼。以。勞。力。獲。儲。蓄。故。視。之。良。不。甚。餒。氣。而。曼。哥。之。母。則。大。懊。喪。曰。我。鎮。日。以。針。黹。洗。濯。欲。儲。蓄。至。三。十。圓。談。何。容。易。且。汝。輩。身。體。漸。發。育。萬。不。能。隨。我。茹。素。如。老。嫗。我。亦。何。忍。過。事。儉。約。令。汝。曹。樵。瘦。也。嗣。今。後。惟。有。出。門。長。爲。人。傭。工。而。已。

雄。兒。曰。天。不。絕。人。以。路。凡。人。至。於。路。窮。徑。絕。者。大。半。自。棄。之。耳。今。望。阿。母。退。一。步。想。設。無。此。金。設。無。金。中。尉。贈。我。輩。以。此。金。又。將。奈。何。則。今。日。被。盜。譬。如。金。中。尉。未。贈。此。金。與。無。有。此。金。等。也。今。於。無。可。如。何。中。僅。能。作。此。想。况。留。得。此。身。卽。爲。歲。歲。月。月。貯。金。之。機。會。青。山。尙。在。樵。蘇。不。斷。阿。母。有。此。決。心。何。必。病。魔。之。相。尋。也。少。選。雄。兒。又。曰。兒。今。日。尙。擬。往。蓬。萊。閣。有。所。事。事。少。頃。卽。歸。母。曰。雄。哥。兒。亦。太。自。勞。苦。歲。暮。天。寒。尙。不。休。息。耶。此。番。所。得。報。酬。當。購。一。新。履。以。爲。新。年。之。需。雄。兒。曰。此。家。主。人。亦。欲。兒。相。助。爲。理。我。亦。甘。之。藉。此。亦。不。無。小。補。也。

雄。兒。語。已。卽。出。履。聲。囊。囊。漸。行。漸。遠。曼。哥。之。母。念。僅。贖。明。日。一。天。歲。云。除。矣。亦。嘗。爲。兒。輩。安。掛。衣。服。以。爲。象。更。新。之。日。小。兒。均。有。欣。欣。向。榮。之。象。不。能。以。垢。敵。

爲人嗤也。乃由己室以至雄兒之臥室。曼哥取踏足之臺。登几上以取雄兒之衣笥。母曰：汝身短小，宜移此几嚮壁。曼哥曰：可。乃下移几甫一移動，忽聞抽斗中有物轉動聲。母啓視之，則中有一小箱，其內銀幣、銅幣數枚，以及紙幣數葉。見之大驚，不覺失聲曰：嗟乎！始而疑，既而怪，終乃大悲。曰：我不意此子乃有此惡行爲。

蓋曼哥之母，心中以爲紙幣三十圓之化，爲烏有。必爲雄兒所取。雄兒受人之給，乃有此惡行。此中錢物，則所用贖之者，故匿於此耳。乃曰：是余之過也。令彼一人守家而友者，亦非盡善類。然初不虞孺子之自甘暴棄，舍正路而勿由。哀哉！我自北鹽巷歸時，頗覺其情狀非昔。蓋何以不喜家居，幾終日不謀一面也。此時曼哥之母，自歎自恨。又念兒既如此，我當日不應自任保護人之責。其何以對金中尉者？乃曰：曼哥此事如何措置，我所最敬最愛之雄哥兒，乃令我失望。一至於此，良足令人腐心。且汝兩人又朝夕同遊，相起居者，我將如何對付也。已而天垂暝矣。雄兒乃匆匆歸家，入門後，悄然不聞人聲。室中又暗如墟墓。

乃曰阿母他出耶卽點燈至己室則見母仍憑几而坐似蘊怒者而曼哥則垂涕於旁雄兒茫然不解其故曰噫阿母何爲者曼哥得無病耶二人搖首曼哥之母乃出所獲之小箱示之曰雄哥兒若於何處得此金錢者雄兒一見面乃發頰心念苦心所計畫欲令其母女兩人喜出於望外乃爲渠輩發我之祕密胸中殊覺不快曰母於我抽斗得之耶母曰雄哥兒我今知人之變節實出人於意外我見此金實令我中心紛裂而悲不自制也雄兒曰奇哉母何爲觀此金而悲也此蓋兒所未解矣母曰我亦知汝之爲此非出本意必爲人所愚會亦念金先生之誨人常以光明正直爲法也雄兒此時全身震顫曰嗟夫母乎將以母所失三十圓之鈔幣爲兒所盜取乎母乃作此想歟雄兒語時淚湧聲嘶母見之良不忍願以今日證據確鑿又烏乎逃者乃曰取此紙幣阿誰所教汝也我知雄哥兒必非有此惡劣之行爲且汝有所急需倘告阿母阿母寧不許汝者奚必自取之也

雄兒者爲多血質之兒童而又自好之心勝也今聞阿母之冤己而血潮如沸

心念我方苦心經營預儲此金將博彼母女歡心孰知乃誣我爲竊我與阿母相處久寧不能知我性情我又何從辯解也曼哥之母此時兩淚交流曰雄哥兒汝能自承其過歟何乃有此惡劣之行爲曼哥曰母乎我知此必非雄哥所爲卽爲之亦受人所給也雄兒作嘲笑之口吻曰妹子勿多言阿母以我爲盜物之兒不復信我爲佳子弟則我雖有百口亦奚從辯且我乃賊耳妹亦不便與我同遊我請出此屋語時疾趨而出

曼哥曰夜深天寒往何處行者母亦曰外間風雪方盛出且凍僵母女兩人極力阻止之而雄兒此時憤激無已自思己事一不之聞僅大呼曰嗟乎我乃得賊名我乃得賊名時則風雪滿頸雄兒亦不復顧其身上之寒冷昂然遂行而盧兒見主人出亦卽飛奔隨其後也

第十章

自雄兒負氣出門後一家中悄然寡歡曼哥默默無言而阿母亦沈沈不語明日爲大除夕蓬萊閣之主人登門請見曰怨老朽冒昧我乃錦衣街蓬萊閣中

人也。今特有語面告夫人。母曰：敢問何也？老人曰：想夫人亦知之。在上月中旬，雄哥兒與老朽言願在敵處助理一切。老朽遂與訂約，每日作工兩三小時，餘晷仍可入學校。然而稚子敏慧而勤勉，加以正直善良，實爲兒童中不可多見者。願昨日雄哥兒來，謂欲暫住敵處，以省每日往來。老夫固無不可，矧每日就學亦不荒廢。故特告知夫人。

母顫聲曰：雄兒親爲君言耶？老人曰：然。并催促老夫囑告夫人。謂村長處渠自往關照也。倘夫人應允者，則暫住敵處三四月亦無不可。曼哥之母念雄兒性質高傲，在勢不能不許其住。老人許矧彼並未洩及昨宵之事，我亦祇能守此祕密。乃曰：雄哥兒雖頑，如成人究竟尙有童心，以欲得傭金，故勤勉逾恆。然尙待人爲之照拂也。老人笑曰：若言雄哥則其儉約有足令人感服者。凡所得傭金悉付儲蓄，無少浪費。當前禮拜日，渠以零錢向我易五圓及一圓之鈔幣數枚，以如此少年而精勤儉約，有逾成人良可寶也。曼哥之母心念據是老人言者，則少年殊胸懷坦白，性情高潔，而我以一時之憤氣，必有使人難堪者。遂

令稚子出走。然則我罪大矣。他勿具論。其何以對金先生者。
 蓬萊閣之主人方歸。而兔園中之吳大郎又來。手捧白兔。雙曰。雄哥兒在家。
 未我將得白兔來也。余以特別廉價。僅售雄哥兒。以四圓。夫人能付此款。歟。
 曰。雄兒不會與我言也。大郎曰。會聞渠言。初擬不告夫人。至新年。乃奉此兔。以
 爲阿母壽。欲令人欣喜。出於意外也。此時母聞是語。俯首不言。曼哥則輕搵其
 淚。疾趨而出。母曰。今日雄兒不在家中。此兔請大郎暫時帶歸。我有金時。或問
 明大郎。復來購取也。吳大郎曰。果爾。則我乃不無損失。雄哥選此兩雙。瑩潔之
 兔。蓋已預定他人。幾度欲得此兔。我乃靳而不與。不意今復有此波折。然而轉
 瞬。新年欲覓此兔之主。願我乃寧不大困。語已怏怏而歸。
 此時曼哥之母。深悔當時錯怪是兒。乃曰。曼哥。汝試思。將以何法。得令雄哥兒
 回。嗔作喜。復歸吾家。來稚子性。質何倔強。乃爾而我亦深恨。昨日言語之過於
 孟浪也。一日。母乃往蓬萊閣。親訪雄兒。且示負荆之意。而雄兒爲狀。殊冷淡。雖
 以曼哥之懇切。與語。而雄兒終介介。謂男兒植身。接吻。行爲。當極光明。磊落。何

可使人有一毫疑心人而至於爲人所嫌疑必有不足取信於人之處我當痛自修省也語意至爲憤激曼哥曰雄哥請稍平其怒我當爲母謝罪第雄哥當諒我母之心固亦深盼哥之趨於善地也惟盼之殷斯責之嚴而哥乃掉首不歸抑何不惜乃爾

曼哥別雄兒歸第覺此冷冷清清之新年使人不耐乃往鄰家覓小友褚家兄弟本不與之同遊嬉斯時僅有陳文英健跳尙如平昔而陳純一則陰氣逼人大有鬼相曼哥歎息曰使雄哥在此者必導我遊於佳勝之地卽不然而驅馳此銀裝玉琢之世界或團坐紅窗圍此火爐而夜話煨芋剝栗興致當復不淺也曼哥長日思念其兄而此歲首之一月宛宛光陰已在此想念中去其三分之二休假之期將滿曼哥乃日盼開學之日以校舍一開仍得日與雄兒相接也然而放學歸來則清寂不聞歡笑之聲偶或佐母針黹而興味既減則睡魔相尋頭觸屏風呼之不響矣

一日曼哥之母行經學校之門乃遇校中之師遙呼曰若非朱夫人耶請少止

步。余。有。一。語。相。告。母。曰。先。生。何。言。得。毋。謂。曼。哥。荒。學。耶。師。曰。非。也。乃。道。孫。國。雄。
 事。耳。夫。人。少。暇。請。入。招。待。室。略。坐。可。曼。哥。之。母。既。入。師。曰。我。聞。孫。國。雄。向。住。夫。
 人。家。何。以。今。居。蓬。萊。閣。此。良。非。善。策。我。初。亦。未。曾。留。意。今。見。稚。子。學。業。不。復。如。
 前。之。勤。奮。微。露。倦。怠。之。意。且。亦。時。廁。身。於。惡。劣。兒。童。之。中。而。呈。暴。亂。之。行。狀。
 我。不。解。何。以。令。彼。離。於。夫。人。之。側。以。致。無。由。監。督。之。蓬。萊。閣。一。逆。旅。耳。往。來。既。
 夥。人。又。雜。選。殊。非。宜。也。何。不。速。引。之。歸。
 曼。哥。之。母。愀。然。曰。先。生。之。言。良。信。此。皆。我。之。過。也。而。無。如。我。之。監。督。乃。無。復。有。
 信。用。之。價。值。先。生。應。知。我。以。此。事。痛。自。疚。心。蓋。金。中。尉。以。是。兒。囑。付。未。亡。人。令。
 扶。翼。之。我。亦。視。之。如。己。出。試。念。雄。兒。既。少。年。孤。露。而。我。亦。無。子。藉。此。少。彌。缺。陷。
 不。意。適。有。亡。金。之。事。國。雄。儲。金。又。先。不。我。告。寧。能。不。令。人。啟。疑。竇。我。以。期。望。之。
 切。忽。發。現。此。象。斯。時。痛。苦。已。極。安。有。好。懷。然。今。日。則。已。悔。之。無。及。矣。師。曰。當。時。
 夫。人。固。失。於。檢。點。然。今。已。追。悔。謝。罪。國。雄。亦。不。應。如。此。執。拘。母。曰。脫。能。令。雄。兒。
 仍。住。我。家。者。無。論。何。事。均。可。聽。命。

師曰。夫人勿慮。君雖非國。雄親生之母。然願復卵翼。良費辛勤。矧國雄兩親。見背。在世界中。幾不掛一絲而行。難得夫人慈惠。加以教誨。嗚呼。國雄雖幼穉。他日成人。必感夫人之德。而夫人蘊此苦心。終有宣露之日。第今者則允宜盡護持之。責蓋汝苟放棄其將。何以對金中尉耶。母曰。固也。金中尉實甚注念。是臨行時。尙留一名刺。上有地址。囑時通信。又命雄兒常致書於彼。而彼亦時以書來。以溫語慰雄兒。以壯語勵雄兒。中尉固亦一熱心人也。惟其身體不佳。病魔時來。過訪想在此新年中。亦必有書來也。

師曰。果爾。則爲道良便。夫人既知中尉住址。則彼不以書來。可先以函投之。母曰。我所以欲先問雄兒。蓋金中尉所留之名刺。當日與此金俱不翼而飛。或雄兒記憶性強。猶能憶彼住址也。師曰。可。我明日見國雄時。當勸諭之。使來。夫人家母曰。如是。則未亡人感且不朽。曼哥之母心稍慰。遂復歸家。心念雄兒。以如此正直之兒童。而師言近日舉動。遠不如前。良堪悲歎。萬一此子因是而墮。落則我罪滋大。又聞褚家兄弟。近日常在蓬萊閣。呼朋嘯侶。以約。雄兒同遊。此

亦至可憂慮之一端也。

明日課後先生呼雄兒而告之曰孫國雄昨日汝養母來吾校舍囑我勸汝歸蓬萊閣非地也汝宜趣歸雄兒曰天下有冤人以賊而尙居其家者乎我寧妨師命不歸也師曰汝勿以一時之忿而忘終身之局朱夫人愛護汝可云倍至雄兒曰愛我者奈何疑我使我居其家時時有防勿爲彼人所疑此心庸可存歟且某雖不肖至榮顯軍人之子也軍人重名譽金士荃先生非常語我乎我奈何忽諸

師曰孫國雄若言良當人貴名譽我亦無以易是然汝性質太高慢亦非宜也人而至於引過謝愆則嫌疑亦且冰釋耳抑金中尉聞汝近日之情狀渠且何言者恐亦未必贊成耳雄兒聞言面乃發赤曰先生試言金先生何爲不贊成吾事師曰茲且不言特我詢稚子近日曾通信於金先生乎雄兒曰久不通信矣邇來不審彼病體如何余亦忘與之間候師曰休矣稚子金先生方病彼固摯愛君者而君乃淡漠忘之然今日卽令金先生見汝行狀恐亦未必歡喜以

汝近日舉止乃大不如前耳先生言訖見雄兒頗愀然不樂乃揮手令去

第十一章

春寒方勤萬卉遲葩而雪大如掌終夜尙未已也大地山河一望悉爲銀裝玉琢之世界峯巒野田一似天庇其寒與以吳棉之大被者寒信旣催人咸竇處而穴藏下重帷擁爐炭如圍籠城之中獨曼哥家之高鄰陳巡長者以職司所關未能以隆寒故蟄居不出早起卽至派出所便道往訪朱夫人曰甚哉天氣之嚴寒也聞諸久居是村者謂十年來未覩隆寒如此矣夫人亦居此鄉久信乎近兩日曼哥尙往學校是必需著雪靴否則雪凍其跗將受病也且冷風砭骨年弱者殆不能堪

朱夫人曰曼哥有兩三日未就學矣受有感冒畏寒不離火側夜來又似有寒熱也貧家小兒女乃不禁風雪如此陳巡長曰小姑娘弱不禁風且容色邇來亦甚清減也時曼哥正斜倚薰籠顏色微微發青陳巡長行近其前曰想中嚴寒得無所苦歟曼哥曰頭痛沈如縛鉛曰此一種流行感冒也加以暖少得

酣睡即愈矣。曼哥曰：睡則苦寂，起共阿母略有所事耳。陳巡長曰：試飲此藥，少服即瘥耳。陳巡長乃覓藥與曼哥。曼哥滴藥入口，曰：飲時咽喉微痛，或少睡當可也。

斯時曼哥乾咳甚苦，母見之良痛心。一日天尚未破曉，而窗外積雪至數尺之厚，尚飛絮漫天，無已時也。母起餘炭未燼，檢之尚露紅星，乃聚之更熾，以小薪用巨炭置其上，復燃玻璃之燈。此時種種思念，輒浮胸際，大似往來之潮過去。之不幸，現在之悲歎，更迴旋於頭腦。而曼哥則雙目炯炯如魚目，之不瞑。觀母之所為，母曰：兒何不眠，目爛爛何為者？天光尚早起安眠也。曼哥曰：母乎！我徹夜未得沉睡，頭痛如剖，身體燙乃似火耳。

是日曼哥病乃增劇，咽喉復痛不可止。母雖坐於旁，然亦無能為力，僅能為之按摩，撫拍而中心焦急，莫可言狀。愀然曰：本可託鄰兒至學塾，時便道至湯川延一醫生診視，無如天氣奇寒，學童絕跡，醫者尤不易來。此矧又需重酬阿母。此時又無餘蓄也。曼哥曰：兒不需醫，少選當即愈也。願曼哥雖作如是言，而病

益沉頓。嚙語中常呼雄哥……兔……天氣佳也……曼哥身熱如火呼吸漸促。胸悶頭痛爲狀殊苦。母側目視此嬌女。淚痕滿面。四圍寂靜。但聞鐘聲。戛戛似針墜於地。亦聞其聲者。

俄而闐然門闕忽進來一物。曼哥之母大駭。迴視之。則雄兒之犬。盧兒先搖尾而入。隨後者卽雄兒也。斯時母乃大喜不禁起立。來握雄兒之手。少年曰。我今日在學校中聞妹子病。特一臨視。以慰繫念。語時雄兒仍不減當日親切之語。曼哥之母淚珠奪眶而出。曰。曼哥匪特病也。實且大病。雄哥兒若觀彼情狀。當知其沉篤也。曼哥汝哥哥在此兒乎。雄哥在此視汝也。曼哥時方壯熱爲勢昏沉。微微作點首狀。

雄兒曰。阿妹病勢良篤。奈何不延醫診治。母曰。天氣奇寒。誰復能至。湯川延醫者。我又需看護。渠未能出門一步也。雄兒曰。我往可也。母曰。不可。外來風雪甚雪深。且沒踝。汝衣裳如此單薄。必不可往。雄兒曰。我不畏寒。我奔馳湯川者三四度矣。妹病不可緩。我決行。母曰。俟明晨雪止。乃行。卽汝衣服多破裂。我略爲

汝修繕也。雄兒曰：母放心，我身強健，不憂凍壞也。我必借此先生來者。

此時雪光微霽，自雲罅中漸露縞白之日光。雄兒喜曰：阿母不見乎？天氣晴也。宜趣往，便時則雄兒乃穿一此間特有之雪鞋，係編藁作長靴形者，身被一古舊之斗篷，向曼哥之枕傍，握此火燙之手，卽疾趨而出，曰：我去，我去。朱夫人目送其去，不覺傾此感謝之淚，不能已。

時正午後兩點鐘也。雖微露晴意，而嚴風振鬪，聲隆隆不止。寒氣如弩，攢人。砭肌刺骨。雄兒以帽絮裹其頭頸，遂行。曼哥之母心惴惴然，恐稚子不耐此寒威，脫凍殭於道，如何其可也。又目覩曼哥兩頰紅如林檎，著手於額，其燙不可留。手脣乾口渴，憂心益復。悄然恨不卽時醫來，乃療吾兒之病。岑寂之中，第聞桌上小鐘之聲遲遲，吾行也。

雄兒一出門來，第見雪光照眼，風起處飛絮撲人面，因瑟縮堅兜其襟而行。街衢之上，閤然無人所觸，均無有生氣矣。向者往來之通路，村人所剗闢者，今又復封沒不可辨認。行行至折柳橋邊，卽當日與金中尉閑步休憩之處，約略

可。識。復。向。前。行。疾。趨。如。野。兔。然。而。兩。足。漸。僵。幾。及。於。膝。手。凍。至。不。可。握。拳。行。步。
 亦。顛。頓。賴。有。盧。兒。或。先。或。後。雄。兒。亦。藉。此。鼓。勇。也。一。路。又。自。忖。曼。哥。可。愛。奈。何。
 忽。罹。病。也。觀。其。苦。悶。之。狀。我。恨。不。一。步。即。履。醫。者。之。門。迅。加。診。視。而。曼。哥。得。身。
 輕。熱。退。也。雄。兒。藉。此。奮。勵。願。頭。重。足。輕。少。年。人。究。竟。不。耐。此。寒。此。時。一。陣。眩。暈。
 又。誤。履。石。磴。遂。踣。於。道。旁。雪。花。飛。撲。其。身。不。轉。瞬。間。此。少。年。如。天。仙。之。羽。化。矣。
 湯。川。之。老。醫。師。俞。先。生。者。裹。厚。呢。之。大。衣。騎。高。大。之。黑。馬。方。詣。富。林。巷。之。一。病。
 家。診。病。兩。壯。夫。提。燈。前。導。富。林。巷。者。與。對。山。館。相。近。距。此。可。十。餘。里。以。主。人。病。
 危。特。遣。兩。壯。夫。來。相。迎。為。醫。生。者。視。人。性。命。為。重。雖。大。雪。亦。赴。焉。矧。此。田。舍。家。
 之。醫。生。倍。極。辛。苦。報。酬。薄。而。事。務。忙。全。恃。此。一。顆。之。熱。心。故。雖。溶。金。鑠。石。之。盛。
 暑。與。夫。墮。指。裂。膚。之。隆。冬。不。問。時。之。早。晚。不。問。路。之。遠。近。義。務。所。在。不。能。不。往。
 也。

今日此嚴寒之天氣尤為十年來所未達格透之夫人沮之曰外間風雪濶
 天矣昨日尙聞有人凍死於山路若今往診視歸必且晚不其殆哉醫生曰此

馬。尙。堅。壯。足。耐。此。寒。今。日。不。歸。擬。向。對。山。館。一。宿。矣。老。醫。生。跨。馬。出。門。幾。如。踏。雪。尋。梅。之。詩。人。乃。於。馬。上。呼。曰。黑。兒。趣。行。趣。行。時。光。暮。矣。此。村。周。圍。數。十。里。奈。何。無。一。醫。生。足。以。分。余。勞。者。教。人。日。夕。奔。波。累。死。人。也。如。此。大。風。雪。路。又。崎。嶇。不。平。往。則。大。不。便。不。往。又。無。以。對。病。者。也。

時。則。寒。氣。更。冽。馬。忽。不。前。提。燈。之。壯。夫。忽。詫。曰。前。似。有。一。物。蠕。然。而。動。何。也。吾。輩。試。觀。來。趨。前。審。視。則。見。一。犬。跳。躍。於。雪。中。見。二。人。至。犬。則。搖。尾。嚙。衣。若。令。彼。俯。視。者。二。人。一。見。即。呼。曰。先。生。人。也。乃。急。掃。除。此。雪。則。見。一。少。年。冰。臥。於。雪。中。此。兩。人。識。其。爲。雄。兒。乃。呼。曰。先。生。此。麗。娃。鄉。之。稚。子。孫。雄。兒。也。奈。何。凍。殭。於。此。老。醫。生。急。下。馬。按。手。於。少。年。之。胸。側。耳。聽。之。曰。尙。可。救。治。脈。未。絕。也。

即。抱。上。其。身。包。以。濃。厚。之。毛。布。隨。手。於。大。皮。鞞。中。出。一。小。瓶。傾。藥。三。四。滴。於。少。年。之。口。又。將。其。手。足。徐。徐。搖。動。微。聞。喉。中。作。聲。如。秋。蜂。之。嚶。鳴。醫。生。曰。可。抱。置。馬。上。偕。行。也。於。是。醫。生。上。馬。兩。壯。夫。仍。提。燈。前。導。馬。徐。徐。行。盧。兒。急。隨。其。後。雄。兒。以。溫。煖。透。其。四。體。遂。漸。蘇。醒。老。醫。生。輕。喚。曰。稚。子。醒。乎。少。年。微。啓。其。眸。曰。達。

格透。愈先生乎。老醫生曰。然。稚子何爲。以風雪中奔走。長途致演。跌雪之悲。劇幸有汝。忠勇之犬。不然。稚子早爲冥界中人矣。少年曰。敬謝先生救援之恩。沒齒不忘。嗚呼。我盧兒何在也。老醫生曰。隨我輩馬後。願我所欲。問稚子者何爲。雪夜走山路。獨不聞昨日尙有人凍死於街衢乎。

雄兒曰。先生某乃孫文毅之子也。今夏以朱夫人之病。曾來延先生診治。想先生不復憶之矣。今日特又來訪先生耳。醫生曰。想又有病者耶。雄兒曰。然。其女曼哥。狂熱不退。殆將燒炙死矣。醫生曰。其他尙有所苦耶。雄兒曰。頭痛不可耐。他無所苦。曼哥不言。惟嚮火眠耳。醫生曰。近日年輕者。痧疹流行。亦一種時氣病也。雄兒曰。然。吾學校中亦有數人。曾發此疾。醫生曰。此疾最防內攻。痧粒隱而不現。則棘手矣。

語時。漸及富林巷來。醫生曰。稚子於此少待。或隨我入此病家。亦可勿復冒寒也。於是兩急足叩門曰。趣啓戶。愈先生來也。俄而一婦人披關出。面有淚痕。曰。主人已於一點鐘前長逝矣。先生遠道奔波。或請入室。略一取。暖馬亦喂料入。

此。處。先。生。不。即。歸。者。則。此。間。亦。有。下。榻。處。也。醫。生。曰。無。須。又。回。顧。雄。兒。曰。稚。子。汝。家。去。此。不。遠。矣。雄。兒。曰。諾。此。時。雄。兒。淚。交。於。頤。心。惴。惴。然。恐。我。可。愛。之。曼。哥。亦。似。此。家。之。主。人。也。

老。醫。生。下。馬。授。此。騎。於。一。壯。夫。曰。吾。隨。稚。子。往。診。其。家。人。之。病。若。以。黑。兒。寄。對。山。館。託。其。喂。料。館。中。人。識。吾。馬。也。從。者。唯。唯。老。醫。生。曰。稚。子。行。也。雄。兒。垂。淚。曰。我。思。吾。家。曼。哥。或。已。與。此。間。主。人。同。入。冥。途。去。者。將。奈。之。何。醫。生。曰。稚。子。勿。悲。彼。病。已。久。況。爲。老。年。人。逆。知。其。病。不。能。起。也。曼。哥。年。輕。矧。一。時。感。冒。而。已。必。無。恙。也。雄。兒。曰。果。如。先。生。言。者。感。且。不。朽。

白。雲。峯。山。寺。之。鐘。聲。隨。風。自。林。梢。遠。度。蓋。爲。時。已。十。二。點。鐘。矣。遙。見。竹。籬。柴。門。中。微。漏。一。點。之。燈。光。雄。兒。曰。先。生。抵。吾。家。矣。側。耳。細。聽。靜。不。聞。何。種。聲。響。少。年。叩。戶。曰。俞。先。生。來。也。速。啓。戶。者。曼。哥。之。母。應。曰。非。雄。哥。兒。歸。來。耶。如。此。風。雪。嚴。寒。竟。僭。俞。先。生。同。來。則。吾。小。曼。哥。有。命。矣。皇。天。不。絕。貧。人。之。命。去。歲。賴。俞。先。生。醫。治。吾。病。今。又。援。吾。女。兒。耶。醫。生。曰。夫。人。此。子。凍。極。矣。趣。與。取。暖。若。不。觀。其。面。

無。人。色。耶。曼。哥。之。母。感。極。涕。零。卽。抱。雄。兒。於。身。入。臥。室。覆。以。厚。衾。醫。生。曰。此。子。面。色。發。青。不。久。病。矣。宜。向。火。爐。之。傍。取。暖。我。先。視。小。姑。娘。病。後。再。診。渠。也。

俞。先。生。乃。來。曼。哥。之。側。張。目。仰。視。呼。吸。殊。促。曰。此。痧。疹。內。攻。也。急。宜。發。現。於。外。不。可。更。事。猶。豫。有。沸。湯。否。并。需。芥。子。粉。少。許。曰。沸。湯。何。用。也。醫。生。曰。爲。之。盥。其。頭。面。及。胸。次。加。以。芥。子。粉。令。痧。疹。外。透。也。曼。哥。之。母。以。一。人。不。能。分。身。乃。約。鄰。家。巡。按。夫。人。以。爲。之。助。於。是。煎。湯。入。芥。子。粉。以。溼。巾。微。熨。曼。哥。頭。面。及。四。肢。不。及。一。小。時。而。效。驗。遽。顯。於。目。前。曼。哥。微。微。出。聲。曰。母。乎。我。欲。眠。我。欲。眠。曼。哥。之。母。見。其。女。神。氣。稍。活。動。喜。極。至。於。誦。佛。醫。生。取。藥。調。而。授。之。曰。此。藥。最。靈。投。之。不。及。兩。小。時。發。汗。而。紅。疹。亦。外。露。矣。想。雄。兒。之。疾。亦。必。發。或。較。重。於。令。媛。也。

斯。時。雄。兒。已。擁。重。衾。而。臥。醫。生。趨。前。曰。雄。哥。兒。如。何。耶。雄。兒。曰。頭。痛。而。體。燒。幾。不。可。耐。醫。生。點。首。曰。我。固。知。稚。子。必。發。此。疾。也。乃。輕。以。手。按。其。額。曰。狂。熱。狂。熱。亦。痧。疹。也。是。日。老。醫。生。卽。止。其。家。往。來。診。視。兩。兒。頗。露。其。熱。心。朱。夫。人。頻。勸。達。格。透。少。誑。醫。生。曰。我。精。神。健。旺。無。需。也。

俄而曉。照窗櫺。間醫生乃呼曼哥之母曰。試觀令媛顏色。已平瘡而呼吸。和緩也。且頭面與手紅疹已現矣。是足安心。可以無礙耳。曼哥之母喜極曰。雄兒如何矣。此時雄兒亦如曼哥昨日之狀。面紅氣促。醫生按其脈曰。此病反較曼哥爲重。想稚子居恆常徒步雪中。已受寒氣。經此一凍。病狀更險。幸而此子體素壯健。尙可爲力。不然殆矣。醫生歸後。賴有陳巡長便道時爲之取藥。而曼哥與雄兒病楊相對。其病漸有起色。醫生每星期輒來診視一二次。命以一月後始許外出。

春風解凍。花香鳥語之光陰。至矣。門外雪消而雄兒當日之恨怒亦隨之而消。三人遂復爲和好如初。母則盡心以看護。兩兒初無軒輊。俞先生亦深嘉雄兒之爲人。時時取畫圖之本餉彼兄妹。每日兩口不出房門。則相與講論古今。母亦願而樂之。蓋病裏光陰愈增親睦也。

第十二章

某日陳巡長之妻語朱夫人曰。吾家純一。近日病氣愈深。骨瘦如柴。人復陰沉。

不語。有時於無人處。則見其喃喃。若有所言。見人似有所畏。怖者而顏色憔悴。夜來睡不寧帖。均非佳兆也。曼哥之母曰。我久不見郎君矣。渠亦於一月中。未至吾家遊玩。孰知其病至此。然而少年人。究竟易治也。其母曰。我亦不解其何故。朱夫人曰。渠亦畏怖。至學校。歎曰。否。對於學校。頗熱心。且肯用功。歸家後。時背誦書。聞之。書防先生叱責也。惟所苦者。同學兒童。時以渠爲戲。弄彼常恨也。

曰。吾家雄兒。亦戲弄若耶。曰。否。雄哥兒。與吾兒最爲親切。或他人欺純一者。雄哥兒輒爲將護之。第我思是兒。殆有心疾也。曼哥之母曰。奇哉。如許孩子。有何心疾。純一之母曰。言之勿告他人。曰。我謹誌之。曰。純一夢。嚙中時。時漏言。我靜聽之。髮髯有數語。可辨曰。夢中何語。純一之母曰。有時輒呼曰。褚二郎……朱家孀……雄哥……紙幣藏耶……可怕……名譽……二郎三郎祕密……時時作此等語。我所以疑也。

曼哥之母聞此。中心頗惴惴。念當日我之所冤屈。雄兒者。詎卽純一所盜取乎。

然鑑於當日疑及雄兒思想謬誤則不敢自決矣因曰俟有暇時我當探問純郎渠不敢於父母前直道者或者能告我乎純一之母曰果如此者良佳嬌能爲之解釋便去其胸中鬱積則懷抱既開病當漸祛刻當放學之時不久歸矣我將出而澣洗嬌或一至我家則可以密偵吾兒情狀矣於是曼哥之母持手編物卽詣巡長家以待純一之歸無何聞革履之聲橐橐然則此少年歸矣入室掛其書鞞於壁鞠躬爲禮曰嬌母在此乎曼哥之母曰純郎汝母出而澣洗我在此待汝也廚中儲有點心足果汝腹衣裳單乎何乃寒噤面無血華也純一曰我不覺寒我之顏色固如是也母曰曼哥雄兒及若妹文英若不與之同遊歟純一曰渠輩半途遇小林先生邀往遊玉池矣母曰純郎汝乃不與之偕何也少年俯首無語母曰詎胸中有不適耶少年亦不答曼哥之母曰純郎凡爲兒童時當如春日方華有欣榮之象不能時時懷抱不開一似重有憂者純郎近日意氣大不如前終日愁歎如老人少年人何能如此而母不嘗語汝乎以汝阿母之愛汝觀汝情狀寧得不愀然也

純一曰。兒心中有事。告母。恐遭呵叱也。曼哥之母曰。純郎不能告。而母請即告我。我視他家兒郎。一如己出也。純一顏色發赤。仍俯首不語。一如未易矢諸口者。朱夫人曰。純郎汝家阿母與父親。非甚嚴厲。汝耶。純一點首為狀。殊怯曰。雖然。凡少年人。苟有過失。當自白。自白則父母喜。其不欺怒。亦漸解。而不聞華盛頓之軼事乎。為兒童時。以斧斫阿父所愛之櫻樹。然而直自認過。不諱。至今稱之。當知豪傑不自怙過也。若今日不言。後為人所發現。則將何以為情也。少年聞言。頗局促。脣顫微帶泣聲。曰。嬾汝言甚善。特我……語至此。純一泣矣。曼哥之母撫之曰。純郎。汝勿泣。為汝當奮其精神。我深信汝為佳子弟。決不為惡者也。朱夫人之言語。皆足以鎮純一之心。曰。純郎。汝勿怖。須知嬾言無一語欺汝者也。少年曰。然則嬾勿告他人。歟。母曰。當堅守秘密。純一曰。倘告雄兒與曼哥。至無妨礙。幸勿告我阿父母。曰。純郎。試語之。我弗告汝阿翁也。

純一曰。某日者。非曼哥妹偕嬾往北鹽巷之日乎。母曰。然也。薛姨母囑我助理針線也。純一曰。爾時僅有雄哥一人在家。三四日前。雄哥與褚二郎爭論。褚二

郎言。嬌爲乞食。婆語時。純一目注。曼哥之母。母笑曰。無妨。後便如何。純一曰。斯時。雄哥大怒。曰。汝勿小覷吾養母。吾母雅有儲蓄。不如若輩之浪費。儲蓄中。咸十圓以上之鈔幣也。其實。雄哥不應作是言。乃令若輩生心。母曰。此實。雄兒。疏略處。純一曰。卽此一言。遂爲惡事之本。褚二郎於是存心。欲入嬌室矣。母曰。然則何從而知爲褚二郎所盜者。

純一曰。某星期日。雄兒不在家。我方在嬌宅旁嬉戲。見褚家兄弟來。踰籬而入。自小窗中。蛇伏而進。我念褚二郎是必盜竊來也。我又不敢呼喚。恐一呼喚者。非褚二郎爲人所縛。卽我將飽其兄弟老拳也。我聞諸先生。凡助人爲惡者。卽與己之爲惡相等。我此時中心。惟有志忑而已。母曰。厥後如何。曰。經半小時許。乃見其仍由小窗而出。欣欣然有得色。我欲避不得。斗爲所見。渠輩顏色大變。旣而褚二郎乃脅我。使不得聲。謂脫告嬌母者。將擲我於深淵。令占滅頂之凶。不語者。予我以小銀圓兩枚。我良不欲取。彼人之錢。而彼乃不許。謂却之。是明明將披露其祕密也。取之則分我杯羹矣。嬌乎。此小銀圓至今在吾囊中也。

語時乃從衣囊中出紙裹之銀圓兩小枚而純一恐怖之心至於兩齒相擊作聲曼哥之母曰純郎毋怖我足以護汝惟汝當詳陳其顛末純一曰繼乃知渠輩果得孀母儲蓄之金三十圓每一鈔幣十圓也褚二郎笑謂我言孀乃鈍漢儲金却爲雄兒所悉而雄兒亦蠢人乃以所蓄告人造化我輩也又因雄哥在學校時時訶責褚二郎又誇其所遇之金中尉如何獎掖如何訓誨大觸其忌乃并其名刺而盜之時則褚二郎又揚言曰雄兒恆言金中尉厚彼與以書翰妄言也我何以不見金中尉與彼之書也我聞此言汗流浹背念此語一出彼實自作供狀耳而人初不注之意孀乎我以此心常恐懼常避人目一己私自忖度也

朱夫人曰純郎此雖非汝之爲惡究竟汝不當受此小銀圓或卽歸告父母自有措置是則汝其失計也純一曰我恐父母或訶斥我是以未告我則寧死不爲偷兒乃爲彼人所脅制也語時泣不能仰朱夫人曰然則鈔幣與名刺今在何處者曰名刺已燒燬金則不審其藏諸何所此狡猾之褚二郎又時時易地

也。朱夫人曰：純，汝今日能白其事，則汝即無罪。以後宜謹記之，不能再與此惡兒爲伴侶。且逆知其爲不正當之行爲，當歸白父母也。此言我決不告他人。汝其勿慮。純一唯唯。

時則純一之母方澣洗歸家。純一急趨前迎其母，爲母提攜澣衣之籃，爲狀殊活潑。母殊驚詫曰：今日純一何乃若另易一人者？朱夫人微笑曰：純郎與我話甚投契，又喜我所養之點心。故今日倍覺興高也。曼哥之母歸後，念純一宜與此惡少年暫離，特不易措詞。明日乃告巡長曰：昨日我在君家，與純郎談話，蓋見邇日純郎之容殊不佳也。巡長曰：然。顏色枯悴不榮，而人亦木木然如癡人。然何也。

曼哥之母曰：以鄙意思之，似宜遷地爲良。巡長曰：佳乎？果爾，則我嘗寄往南湖，我阿妹許特須與其母商略耳。是夜巡長與其妻相談，純一之母謂朱家孀言：兒童於交友之道最宜審慎。純一無果力，往往濫交惡兒，能轉地他行，不可謂非計也。以語純一。純一首肯。復經二三日，純一乃往南湖，依其姑母。朱夫人以

此事告雄兒及曼哥。兩人大怒。必偵探。褚二郎之動作。以便所失之金完璧歸趙也。

第十三章

曼哥生長鄉間。吸取清新之空氣。故軀幹易於長成。而性情至爲活潑。常與雄兒探險出遊。其壯勇不弱於男子。初不思障礙物之爲何也。而體尤輕捷。越川登坂攀藤附葛。有時雄兒且不及大凡兒童之生長。山中恆好爲是運動。而曼哥尤健跳去家不遠。有地名玉池。其傍均大樹。抱可十圍。樹枝拂蘸水面。曼哥常一人攀登。跌坐其上。或暗誦日課。或持食物食之。以爲無上之樂也。

玉池之水清澈。見底。曼哥或以果子之殼。或以麵包之屑。紛墜水面。則游魚爭啖食之。曼哥見之。則大喜。又常瞻眺林間之飛鳥。使曼哥而爲動物學之研究者。則此間百鳥飛鳴。迴翔上下。大足供其研究。願曼哥燉爛天真之一雛娃。僅有美之觀念。與夫愛好之性質而已。

某日之晚。曼哥仍來坐此佳麗之水濱。殘霞一片。幻爲五彩。影天。曼哥據此綠

蔭之中。目覩天然之美。唱此天籟之歌。意方自得。忽聞有二人相語之聲。漸行漸近。曼哥私念得無雄哥與陳文英來尋我乎。我當隱匿不爲所見。以博一笑。乃復匿於枝葉濃密之中。以偵來者。誰知非雄兒與陳文英素所馴習者。而見之。畏如蛇蝎之禡家昆仲也。

兩人攜釣竿來此樹蔭之下。時沿岸泊一小船。見兩人遽登此船。清風徐來。水波漸動。兩人乃不見曼哥之據坐此樹枝也。但聞禡二郎呼曰。三郎。此處水淺。不見有魚。三郎曰。魚見我等影。不敢來此耳。二郎曰。妄哉。魚亦有智慧。耶人。或

有時避人。魚亦避人耶。吾輩不善釣。且亦不耐久坐。此明日往茅野一遊。此間有果園。吾輩摘食一二。不較枯坐此間垂釣爲佳耶。

三郎曰。明日不往學校。又將爲先生所呵斥。二郎曰。無妨。此須隨機應變。託言阿父命。吾兄弟刈此馬鈴薯。因是休業。先生亦奚能僕僕不憚。煩向吾家阿父詢問者。吾輩不能如陳純一。恒怯不自由也。三郎曰。我思陳純一。此奴殆有臆病。終日寡言笑。我恐其或洩我輩之祕密也。二郎曰。若放心。倘其饒舌洩吾事。

者我倒拽其足投此池中當以種荷花之法處置之

時則曼哥方據樹上聞之戰慄默念幸而不爲所見脫爲彼所覩將以處置陳
 純一之法處我而我其殆矣又念我當堅坐稍一失足我將墜入池中也矧天
 垂暝矣彼兩人弗行者我亦不能下如之奈何此時三郎若有所思乃語二郎
 曰我心中惴惴不知所可若所得之物藏之固乎二郎曰安得不固我前日方
 進小屋忽聞人聲自遠而近則董元宰之父親也大聲作語我乃謹避之懼爲
 所破耳

三郎曰明日我輩往茅野亦向父親索錢歛二郎曰父親寧肯與我以錢而我
 輩所得之鈔幣又不能使用以一穉子而手持十圓之鈔幣且足惹人之疑而
 我輩尤不能持此十圓之幣以購果餌良用困難三郎曰我輩且勿往茅野明
 日先至仙女鎮然後再往茅野良不遲也特汝所藏之物勿爲他人所擱是安
 可不注意者

二郎曰我所藏之物無有更妥於此者凡物鄭重藏之最足誨盜惟匿之暗陳

爲他人不注意之地。則萬無一失。我之所藏。在小屋中左側之壁。順數第五板。壁之次裏。以舊巾。誰復留意者。寧得爲人所發也。三郎曰。然則我知之矣。我一人往取。汝在此堅握釣竿。二郎曰。勿行。汝不見游魚來咬餌乎。三郎曰。否。我必往取。恐此物不翼飛也。二郎曰。我告若以藏處。其實誑也。此物并不在小屋中。三郎曰。汝誑我。我將訴諸人。二郎曰。汝言信耶。我則撲殺汝。語時。卽趨前撲三郎。三郎泣曰。俟之。我決不與汝休也。二郎卽棄釣竿上岸而逃。三郎持竿追其後。詈其兄亦行。

曼哥見兩人既去。心始稍定。遂徐徐由樹而下。卽飛步歸家。天色垂暮。暝雲四合。啓戶則燈火已上。曼哥之母方坐燈畔作縫紉之事。母曰。兒歸乎。如何不與兄偕也。以後不可歸時太晚。使娘倚閨。以望語未畢。雄兒亦歸曰。妹子難得晚歸。今往何許。使阿母呵斥也。曼哥不言。急闔其戶。近母低聲曰。今日兒遇一極可怖事。語時。又出門外。防人竊聽。再至母許。雄兒詫曰。曼哥是何爲者。曼哥顫其聲曰。母乎。我今日偵得我輩所失鈔幣之所在也。雄兒與母俱驚。詫曰。從何

處。偵。得。者。曼。哥。乃。以。頃。者。所。聞。告。兩。人。雄。兒。主。張。卽。以。半。夜。往。取。歸。而。母。氏。雅。不。欲。且。天。又。瀟。瀟。作。雨。謂。未。必。今。晚。卽。移。他。處。試。觀。褚。氏。兄。弟。明。日。果。告。假。與。否。也。翌。日。雞。鳴。卽。起。雲。雀。飛。鳴。於。天。空。天。已。快。晴。矣。兩。人。仍。詣。學。校。午。膳。時。雄。兒。歸。來。謂。今。日。褚。家。兄。弟。果。缺。課。謂。奉。阿。父。命。將。掘。取。馬。鈴。薯。休。假。一。日。也。母。曰。果。如。曼。哥。所。言。則。其。所。藏。之。處。當。亦。信。耳。午。後。再。入。學。校。歸。時。經。褚。家。見。彼。何。作。果。力。於。田。否。

是。日。放。學。時。先。生。忽。曰。今。將。往。郊。原。散。步。者。疇。從。余。也。雄。兒。曰。我。當。從。先。生。後。生。徒。五。六。輩。亦。曰。我。往。我。往。先。生。曰。褚。家。兄。弟。時。缺。課。恐。今。歲。之。試。驗。未。能。卒。業。也。然。而。奉。父。命。力。於。田。穉。子。柳。陰。學。種。瓜。亦。鄉。塾。所。宜。有。事。我。以。今。日。所。上。之。國。文。課。令。彼。自。田。間。補。課。也。四。點。鐘。時。先。生。乃。至。褚。家。除。雄。兒。外。尚。有。生。徒。五。六。人。見。主。人。方。在。田。間。呵。叱。傭。工。不。見。一。雙。昆。玉。也。僅。有。年。畧。長。之。傭。保。名。小。林。者。呼。曰。叔。先。生。送。二。郎。三。郎。之。書。本。來。也。謂。今。日。以。田。功。故。告。假。而。不。日。將。爲。畢。業。試。驗。請。以。工。事。之。暇。補。習。之。先。生。尚。埃。立。道。旁。也。褚。家。翁。驚。曰。我。

令此兩小子告假乎。誰出此話者。小林曰。先生言。叔今日遣阿新往校中代。二郎三郎告假也。褚翁笑曰。穉子誑語。假傳老夫命耳。嗚呼。讀者。諸君。須知。凡爲少年。當以信實爲至寶。而苟有惡德。父母亦必嚴誠之。不宜寬假。斯合於教育之真理。今褚翁聞二子之誑語。逃學而笑。良非所宜。有時或盛怒。則加以毆朴。賞罰不協於理。而二子之惡德。養成矣。

已而褚翁又叱問傭役曰。汝曹知二郎三郎奚往者。曰。聞往茅野。或至仙女鎮。歸時。當在晚膳許也。褚翁曰。兒輩太跳蕩。歸後當遣之至學校。至先生處謝罪。耳。先生曰。否。兒童好嬉戲。天性也。惟年少不能專恃學校教育。家庭中不可不注意。一二耳時。則先生復引生徒。至玉池散步。池面如鏡。微風拂之。作羅縠紋。而清澈見底。游魚上下。先生乃爲學生輩講莊子濠上之書。一節生徒均欣然默聽也。

雄兒歸告母以褚家事。三人乃籌商所以取還鈔幣之事。謂今晚必行。不能再遲。至明日遲。則又將不翼飛矣。計畫既定。乃預備夜餐。後行。母曰。今晚歸。吾完。

璧當可如望。惟此行不能用燈。火僅可闇中摸索。雄哥兒汝可爲引導乎。雄兒曰：我亦不知在何許。惟約畧可得。傍小屋而行。曼哥能夜行歟。母曰：曼哥如怖者，早睡爲便。曼哥曰：母與哥偕行者，我何怖也。在家懸懸，反不得安眠。我亦往須躡步而行。

時則月黑無光，僅有疏星點點。三人躡步而前。雄兒曰：褚家郎如此，可惡。宜披露之母嚴詞曰：不可。我但望吾輩所失之金，得以珠還。合浦已屬幸事。褚家兄弟固已養成惡德。然現方爲兒童之時代，尙望其改行從善，不宜暴彼恥辱於人前。況以是且將牽及陳純一。我固許純一以不告他人者，奈何失此信用也。

俄而三人極力驅馳。曼哥之母言欲探尋第五板，必需燈光。乃出火柴點燈。雄兒鼓勇先行。曼哥與母自後隨之。覺此地陰森如入墟墓，而短樹鬚鬚，又疑鬼魅趁人風動，枝搖時打人頭，足音蹙然。則草際瑟縮，又恐有蛇蝎之螫人也。夜中又微聞有怪鼻之聲，令人不寒而慄。將及水車棚之前，忽見有黑影一動。曼哥大怖，曰：得毋褚二郎亦在是乎。語未已，忽聞有巨聲發於頂上，枝葉颯然作

聲。曼哥遽抱住母曰：兒怖甚，歸乎？歸乎？

雄兒膽素豪，頗不懼。乃以提燈四照，則有一貓頭鷹，見燈光而驚飛撲地也。無何，已至小木屋中，則見窗戶脫落蛛網塵封，乃自左壁之前一二三四數至第五枚之板，雄兒乃以提燈近板隙，伸手其中，少選得一物，以垢汚之手巾裹之。雄兒得此曰：在是矣。此時大衆喜不可支，曼哥曰：雄哥速啓視此中何物。我爲若取燈，雄兒乃以燈授曼哥。徐徐啓其巾，而三人之眼光悉注於此手巾。旣啓，則赫然十圓之鈔幣三紙，特徵，微皺耳。

時則曼哥喜極，至於跳躍。雄兒及母亦微微歎息曰：慚媿完璧歸趙，三人仍將板木復舊，觀躡足而行。此時心旣大慰，路亦不覺其遙。歸後紅窗笑語，歡逾平時。蓋天下事之愉快，孰有過於在無意中計獲已失之金耶？

第十四章

曼哥之母旣得此三十圓後，爲醫生之酬金，與夫兒輩病中所需，當日告貸於人者，今償其子母，則已去其大半。所贖餘之款，預備雄兒行畢業式時，畧備相

當○之○衣○服○是○亦○兒○童○所○不○可○少○也○蓬○萊○閣○之○主○人○許○雄○兒○存○有○儲○蓄○之○金○主○人○以○雄○兒○勤○懇○特○加○融○通○其○息○金○倍○優○曼○哥○之○母○以○少○年○方○貯○金○之○初○正○宜○獎○其○儲○蓄○之○心○故○雖○在○寰○鄉○從○不○一○染○指○及○其○所○貯○之○金○也○

顧○金○中○尉○乃○久○不○通○音○問○矣○秋○冬○一○瞥○而○過○山○間○歷○日○春○氣○盎○然○舒○於○林○樾○之○間○而○薰○風○漸○拂○時○光○已○初○夏○羨○繭○分○秧○農○事○大○忙○矣○雄○兒○之○在○學○校○柔○順○而○勤○勉○先○生○目○之○爲○學○生○之○模○範○同○學○叢○亦○尊○敬○之○朱○節○婦○更○愛○之○如○己○兒○曼○哥○之○於○雄○兒○雖○同○胞○兄○妹○無○以○加○此○雄○兒○以○中○尉○郵○筒○絕○響○以○爲○焦○憂○謂○素○得○金○先○生○之○愛○顧○何○乃○闕○爾○金○玉○也○曼○哥○亦○言○得○毋○以○我○輩○當○日○失○此○金○時○雄○哥○處○於○嫌○疑○之○地○位○此○事○偶○或○傳○入○金○中○尉○之○耳○遂○至○不○懌○者○良○未○可○測○乃○促○阿○母○致○書○金○中○尉○告○以○失○金○得○金○之○由○又○語○以○雄○兒○將○畢○業○於○學○校○令○彼○歡○心○也○

褚○家○兄○弟○者○以○蕩○檢○不○學○其○後○益○肆○行○暴○亂○之○事○無○何○縣○視○學○來○所○驗○均○不○及○格○而○品○行○尤○下○等○乃○命○退○學○夫○學○校○者○納○人○於○善○者○也○有○劣○等○生○治○療○之○法○奈○何○僅○以○退○學○兩○字○了○其○一○生○然○而○害○馬○不○去○必○害○其○羣○矧○在○村○學○更○宜○加○以○注○

意此亦主持教育者不得已之處分。褚家兄弟退校後，老父乃送之嘉納學塾。嘉納學塾者爲私家學校，創辦人某君發願救濟劣等生徒而設。厥後褚家兄弟亦漸漸改行從善，則嘉納學塾不可謂無功也。

陳純一自洩其胸中之蘊，心中爽然又向他地轉換。空氣歸後僅兩三月，卽成爲一活潑之勤勉家。今於學校中復與此惡少年之兩人相遠，而兩家兒童漸卽親睦，又不久互相升級，樂乃融融。一日曼哥謂其母曰：「母乎，不久學校中將行給憑禮，我乃無一襲新衣服，良不雅觀。」嗚呼！此非曼哥心醉虛榮，蓋是日同學中咸爲種種之準備，曼哥以小女郎聞彼所言，能無心動且學校中舉此卒業盛典，羣娃咸粲粲而我獨闇闇，殊不能釋然於心也。

然而朱節婦則自藁礎見背後曾未以錦繡加體質，素澹泊安之已久。矧處境旣極拮据，膝下嬌女亦不加以華飾，一衣必取其耐澀者，歷經數澀則雪白之襦亦成淺黃之色，且恆至縫綴徧體，曼哥亦知家貧不足與人爭勝，而阿母長年碌碌僅足餬口，安有閑錢置新衣，惟若在平日曼哥從不啓吻，今對於學校

中之盛儀而一似平素之家常便服得無於敬意畧有未盡歟

又越數日爲期愈近曼哥復問阿母曰至卒業之日兒仍著此乎母以無力爲曼哥置衣吞聲飲泣既又慰之曰兒乎汝當深諒阿母爲力甚薄前爲雄哥置新衣數襲尙私質我衣補助之寧有餘力及汝幸汝平日志不在是矧吾家寒素誰不知者對於先生對於諸伯叔父老將此誠意恭敬在心不在衣服也曼哥本無奢望但得如鄰之陳文英者已足今得母言知無可冀則亦不復言矣舉此卒業式之期漸近學生輩乃裝飾會場陳列成蹟品爲狀殊碌碌曼哥之母以曼哥之履已破乃偷得餘閑爲嬌兒製履忽聞有叩戶聲啓關則大奇笑迎之曰難得夫人乃履賤地殊喜出於望外也噫讀者諸君試思此珍奇之容爲誰則校長之細君攜一大錦襪中裏衣服之材料數事朱節婦不解微問曰夫人攜此何爲者得毋又以針黹事見委將無又爲公子輩添製衣履乎校長夫人笑曰不敢相煩夫人今請暫視此中何物我再詳告夫人以原委者朱節婦點首乃解包袱之結中又作紙裹則西湖之錦五尺配以水墨之春羅

尚。有。飛。花。之。衣。邊。織。絲。之。韞。雪。白。無。瑕。朱。節。婦。愕。然。曰。夫。人。此。何。爲。者。校。長。夫。人。笑。曰。夫。人。請。坐。我。語。汝。此。物。乃。有。人。以。贈。曼。哥。者。我。特。爲。之。作。青。鳥。使。也。昨。日。孫。國。雄。來。謂。義。母。待。之。恩。義。良。厚。知。我。將。畢。業。恐。佷。狀。爲。人。所。嗤。故。爲。之。製。新。衣。服。色。色。整。備。且。一。一。阿。母。爲。之。縫。紵。遊。子。身。上。之。衣。咸。慈。母。手。中。之。線。古。語。不。我。欺。也。然。新。衣。稱。身。一。念。及。吾。妹。曼。哥。反。闌。然。無。章。身。之。具。則。心。有。所。未。安。乃。出。其。儲。蓄。之。金。悉。數。與。我。囑。我。向。城。中。購。取。衣。材。并。謂。再。遲。一。日。時。光。不。及。矣。

朱。節。婦。感。極。惟。有。涕。零。校。長。夫。人。曰。孫。國。雄。心。地。殊。優。厚。夫。人。當。納。之。不。可。辜。負。其。誠。意。也。朱。節。婦。頷。首。曰。諾。越。兩。日。爲。學。校。中。舉。行。畢。業。式。之。日。天。氣。清。和。太。空。無。一。片。之。雲。玉。池。如。鏡。清。澈。可。以。見。底。來。賓。續。續。如。長。流。之。水。路。人。過。者。笑。語。聲。中。雜。以。草。木。之。芳。氣。時。則。雄。兒。純。一。曼。哥。文。英。均。來。學。校。兒。童。輩。均。盛。裝。隨。其。父。母。同。行。鄉。村。之。間。真。難。逢。之。盛。舉。也。

將。舉。行。畢。業。式。之。前。校。長。呼。雄。兒。至。己。室。出。一。小。紙。裹。物。及。西。洋。式。之。一。信。封。

語之曰。孫國雄。若今日。行此畢業式。而金中尉。尙拳拳於汝。特自遠道。致書來。喜可知也。雄兒喜極。而震急。受取啓封。則其中一美麗之明信片。繪以水彩之花。一面書曰。

親愛之紀念

金士荃奉贈

孫國雄君惠存

少年感甚。不知所措。校長曰。此足見中尉之愛汝也。雄兒曰。金中尉。曷爲不與我。以詳書。想病體猶未瘥也。英雄多病。使人懸懸。校長曰。尙有紙裏中何物。汝可啟視之中尉。將贈汝。以何品也。雄兒曰。然我乃忘却矣。於是先解其所縛之繩。次破其密封之紙。則一桐木之小箱。復啟小箱。而中貯一赤皮之匣。少年不解此何物也。校長微笑。乃代啓其赤皮之小匣。示之雄兒。瞠目曰。噫。此非時錶乎。美哉。錶也。殊尤物耳。中尉。乃以是貺我耶。

校長曰。然也。孫國雄。汝試視之。此錶中。雕有羅馬字之冠詞。爲意大利人所製。

造佳品也。須知中尉此饋爲至厚矣。少年揮淚感荷不已。校長曰：金中尉宅心長厚，既極愛汝，企望汝當植身立品，勿負中尉之期望。若今鄭重將歸，以此交付汝義母，當知此固貴品，而金中尉之好意尤不可沒。且勿誇示儕輩，防人生妬。雄兒唯唯。

既出校，長室見迴廊下男女雜遝，有老人扶杖以觀兒孫之成蹟者，均齊集於此。曼哥方懸念不審，雄兒之入校，長室爲何事已而見雄兒疾趨而出，手捧一物，曼哥急呼曰：雄哥，校長召兄何爲者？雄兒曰：今且勿言歸家，後語妹也。俄而鈴聲鳴處，舉此莊嚴之畢業式。雄兒、曼哥、純一文英四人之成績均及第，并得優美之評論。雄兒爲全級之總代表，恭答祝詞。蓋彼今日爲一級之冠也。明日雄兒家中與陳純一家合開連合祝賀會。雄兒堅握時錶之匣，不肯稍一放手。晚則抱而就眠也。

第十五章

某日之晚，夕陽一抹映照於玉池之波，似織成一段黃金之綾，和風飄拂衣袂。

間。村。居。佳。景。也。朱。節。婦。攜。針。帶。沿。行。溪。邊。坐。於。樹。根。石。上。以。監。督。曼。哥。與。文。英。之。遊。戲。兩。女。娃。跳。足。時。時。行。於。淺。灘。而。曼。哥。則。若。有。所。思。又。恆。瞻。望。村。路。之。曲。徑。呼。其。母。曰。母。乎。非。有。人。來。此。歟。母。曰。未。見。誰。也。曼。哥。曰。今。日。知。其。必。歸。歟。母。曰。不。可。必。也。若。以。試。驗。太。遲。之。故。則。或。暫。住。於。錫。金。鎮。耳。曼。哥。曰。我。甚。望。其。及。第。勿。無。聊。歸。也。

時。則。曼。哥。仍。往。遊。戲。願。五。分。鐘。中。必。瞻。望。前。村。似。待。遠。人。歸。者。已。而。紅。日。漸。爲。山。峯。所。障。曼。哥。方。著。履。忽。見。雄。兒。與。純。一。偕。歸。即。趨。而。走。迎。文。英。亦。來。蓋。見。純。一。面。有。得。意。之。色。而。心。亦。稍。慰。也。

讀。者。諸。君。須。知。教。育。爲。立。國。之。本。爾。時。吾。國。實。業。家。亦。頗。能。注。意。於。此。錫。金。鎮。有。製。絲。家。劉。君。設。廠。於。都。會。前。年。得。意。外。之。利。益。不。下。二。十。餘。萬。圓。乃。劃。出。五。萬。圓。爲。獎。勵。教。育。金。此。金。屬。於。縣。地。方。自。治。之。範。圍。而。規。定。條。件。如。下。

- 一 此。金。存。於。縣。地。方。自。治。局。所。指。定。之。銀。行。
- 一 以。此。金。所。得。之。利。息。年。年。分。於。本。縣。中。高。等。小。學。四。年。級。卒。業。生。中。之。

優等者其額四十人

一 試驗委員之報酬及試驗時一切費用每年於利息中提出若干臨時定之。

一 由縣自治局委託鎮鄉自治局選出家計不豐而勤懇勉學之少年三名以至八名謂之受賞候補者。

一 候補者必以三次之競爭試驗乃爲及第。高等小學二年級卒業後一次。三年級卒業後一次。四年級卒業後一次。

一 第一次之試驗及第者總數一百名。第二次之試驗及第者總數七十名。至第三次遂選定四十名。

一 第一次第二次之競爭試驗凡受驗者各與花紅一圓及第者各與二圓。

一 試驗地在錫金鎮於農事之隙適當之時期執行之。

以上種種規則均實業家補助教育而規定者。以今日爲試驗之期。故雄兒與

純。一。天。未。明。卽。起。隨。其。先。生。與。其。他。學。生。三。名。均。爲。第。一。次。之。競。爭。試。驗。陳。家。夫。婦。聞。彼。少。年。之。聲。亦。倒。屣。而。出。曰。兩。人。均。合。格。耶。蓋。第。一。次。之。試。驗。良。簡。單。其。試。驗。之。成。蹟。卽。於。本。日。發。表。陳。巡。長。尤。意。得。呼。其。兒。曰。純。一。汝。兩。次。徼。倖。矣。當。自。奮。勉。學。業。庶。足。以。相。副。也。

純。一。曰。我。受。試。時。中。心。殊。惴。惴。惟。恐。不。能。答。也。既。而。試。驗。委。員。一。啓。吻。發。問。我。乃。對。答。如。流。水。併。出。先。生。之。意。外。父。親。不。信。試。問。雄。哥。兒。也。且。彼。試。驗。委。員。尙。與。雄。哥。作。深。談。朱。節。婦。曰。彼。所。云。何。也。雄。兒。曰。渠。探。我。將。來。之。志。願。我。言。我。軍。人。之。子。也。希。望。入。陸。軍。小。學。異。日。爲。國。家。宣。力。特。我。無。金。中。尉。助。我。其。前。途。亦。甚。困。難。也。陳。巡。長。夫。人。曰。金。中。尉。必。非。愬。然。無。意。於。子。者。試。觀。饋。汝。時。表。祝。汝。進。步。又。如。何。情。意。之。懇。摯。也。雄。兒。曰。然。我。以。是。益。不。能。忘。情。於。金。中。尉。當。日。對。山。館。愛。我。之。情。狀。宛。然。在。目。耳。

陳。巡。長。曰。今。當。歡。喜。勿。作。愁。態。想。今。日。就。試。及。第。之。話。金。中。尉。亦。聞。之。而。遙。感。也。適。當。饗。祭。之。祭。我。輩。不。須。從。事。力。田。雄。哥。兒。我。來。示。君。以。一。物。想。汝。見。之。甚。

喜也。於是兩少年隨陳巡長行。至於柳陰之下。則見垂楊低拂。下繫一美麗之小舟。兩少年不禁咸脫口而呼曰。美哉舟乎。陳巡長曰。我輩乘此小舟而游行。不甚適乎。語時微笑。有得意之色。

雄兒曰。某等亦可乘此船。陳巡長曰。自必與釋子偕。雄兒曰。却從何處借得此舟。巡長曰。此余新置買之船也。惟欲於船中定造此船。價亦不貴。我亦安有餘力以置此船。是蓋我於碧雞湖熟識一造船師。渠知我喜弄舟。乃借對山館中之舊木材於休暇日。利用之以成此船。遂以贈我。此船恰可容受四五人。打槳使櫓。足供吾輩游駛。

兩少年聞之。雀躍於是。預爲種種之計畫。村居兒童每樂爲梟水之遊戲。今可撐船至於中流。以作溪水之浴。又遇佳晴。天氣可約曼哥及文英同乘此舟。而盧兒則不便攜之來。此脫於無意之中。偶一跳躍。將失其平均之力也。兩少年既得此船。遂成爲弄潮之兒。每日無事。則弄舟爲樂。或假作艤樓。艦或戲比諸海軍中之閉塞隊。否則兩人或自命爲駱賓。孫擇人家。稀有之處。上陸擬之。

爲無人之島。卽於其處。斬除荆棘。支石爲竈。聚木葉而焚之。以煨馬鈴薯。鷓首芋。引爲至樂。少年人蓋均有冒險之性質者也。

雄兒於此一星期中。已飽遊各處。迴念趁此休假之時。可爲食力之謀。桑土綢繆鳥類。且然而況於人乎。矧得此足以添置衣履。補助曼哥之家。而將來入都爲陸軍小學之試驗。尙須稍籌旅費。則孺子又何能自逸致異日。以赤手空拳向人乎。某日雄兒乃語其義母曰。母乎。我思趁此暇畧爲儲蓄。禦冬之計。母曰。今歲百物昂貴。貧家更難餬口。孺子本非坐食者。特此爲求學時。我雅不欲勞汝筋骨也。

雄兒曰。否。我一出就事。旣餬己口。尙得餘貲。且今歲非豐薄田所入。但足餬雞雛而已。故尙以往對山館。或臨川屋。爲人傭工。爲便明日。雄兒將往對山館。忽村長令人來呼。云有事須面談。雄兒遂往見村長。村長言。今有一事將與穉子商酌。余有一友。爲當今貴族。昨日由省垣來此。移寓於距此百餘里之來鳳村。已築別業於此。其家族共五人。上爲兩親。下爲兩女一子。其子以大病初癒。據

醫者言以轉地爲宜且尙宜村居得呼吸新鮮空氣也今其家欲延一正直而健康之少年以爲其子伴侶登山涉水時令其友將護之我乃介紹釋子足承此乏特恐於學校間或至有所缺席耳

雄兒曰我本無所事事得此良慰至於學校之事我固尙能自修也村長曰釋子自有把握必不致荒棄前功至於日識所無在地皆學問也惟慰此病後之少年須加熨貼此又無待余言雄兒曰稚子識之我必將之以誠凡學校之所欲金先生之所訓誨我又奚敢忘村長曰雖然汝真能離汝義母歟此間大約自供食以外每月酬汝以十圓也

少年曰佳卽此允諾可也村長曰第一此病後之少年或卞急躁動則汝當百計忍耐以病後之人目之雄兒曰我知之凡病後之人須熨貼勿魯莽况稚子又善體病人也村長曰甚佳然則我覆我友稚子亦告汝義母雄兒諾之歸告朱節婦曼哥雖不願其兄之行也然無法足以挽之曼哥之母始以學業爲慮雄兒解釋之乃得義母之同意於是爲旅行種種之準備朱節婦乃爲雄兒整

治衣履大加洗濯。又添置衫袴之屬。數事作客。豪門何能。僮僕作寒乞相也。此際雄兒草冠雪領。玄髮朱顏。居然一極美麗之少年矣。

雄兒又出其父親所常攜之舊皮篋。以衣服摺疊其中。以待上道。曼哥以雄兒去後寂寂無伴侶。致減其每日之飯量。背母言曰。哥決行乎。我家自此冷靜極矣。雄兒曰。我亦不忍去家。特男子志在四方。奚能鬱鬱居此。我卽此日不行而不久。亦將進陸軍小學。小別何礙。妹在家善事高堂。我心滋慰。曼哥曰。兄其志在軍人乎。雄兒曰。然。我家固出將門也。吾阿父當日武勇之名。播於世界。我奈何不繼前武。我之志願屬於騎兵。而他日幸爲一士官。佩長刀。服周身金線之服。妹見之亦歡喜也。

曼哥曰。爾時哥已貴人。恐不識吾母女矣。雄兒曰。寧有此理。語時。盧兒搖尾而前。雄兒曰。盧兒。我不攜之去。乞妹善視之。我去後。卽以書達妹妹。必覆我曼哥無語。惟思向未與人通問。將如何下筆也。

時則有襲侯李國鈞者。望其家族。來居於來鳳村之翠筠別墅。乃委託此麗娃。

鄉之村長。寬取少年爲伴。村長乃介紹孫國雄。臨行之際。再三丁寧。謂釋子未會與社會交接。今其發軔也。處處當加以注意。此次之試驗。合格於前途。希望其大也。雄兒諾諾。臨行。又於學校長處告長假。并走辭蓬萊館及對山館之主。人人咸感歎。少年之志。各有所贈饋。

是日。雄兒與曼哥之母女料量一切。紅窗話別。所語皆關於雄兒出門之事。又思華族家之言。語動作未曾練習。防爲失禮。則似宜沉默爲上。然木木然成爲殭石。則此去又何爲者。又以邇日處境之窘。而作種種希望之想像。則勇氣又陡增也。一宵已過。明日清晨。雄兒右手攜一皮篋。左手攜一蝙蝠之傘。身服美麗之西服。實一英姿秀挺之美少年也。

朱節婦自後送之。曰。雄哥兒。常以書來報起居也。又曰。雄哥健碩如成人。恐金中尉驟來。將不識渠也。時方五月。山中天然之景色。正足以調和少年之性情。萬卉欣榮。氣象正發旺之際。雄兒一路籌思。念來鳳村與錫金鎮接壤。我前日亦曾來此。此間風景固甚秀美也。惟地多湖水。遊人多喜蕩槳。中流又多芰荷。

菱藕之鄉。此去正佳。盛之日。幸我近日。隨陳巡長。習弄船之術。頗有心得。則正可一試身手也。又念彼爲貴族。得無有執袴之習。則以驕矜凌人在所不免。然我固以病人目之。凡事均可了矣。旣而念金中尉亦貴族。何嘗有一毫貴介之氣。則我亦未免過慮矣。

雄兒一踏籌思。已抵火車站。即匆匆上車。而汽笛一聲。車已行矣。見兩旁田舍水村。瞥眼而過。野花交綺。如織五色之錦。行半小時。遙見一片銀光。即碧雞湖也。過碧雞湖。始見一大車站。人如潮擁。此即錫金鎮之車站。而來鳳村。距此可不及十里。因此間有溫泉。遊人頗衆。大小之旅館林立。而商務亦殊繁盛。製絲家。則於此設廠也。又以是間風景佳。每當夏日。觸熱避暑之客。恆萃於此。間自火車開通以來。遊客尤夥。而旅館之設備。更周至。春夏秋三季之遊客。留此。輒以數千計也。

雄兒下車後。方至火車站。見旅人雜遝。方將向人問訊。雇人力車。至來鳳村。忽有人輕拽其衣袖者。回首視之。則一白髮蒼蒼之老人也。曰。足下。即孫國雄君。

乎。雄兒曰：然。丈人何來也？曰：老朽卽李侯家之總管理人。我家夫人命侯郎君於此。恐君未曾來過，俵俵無所之也。雄兒曰：深感夫人之周摯。小子感謝不盡也。

第十六章

錫金鎖別墅。林立而來。鳳村之翠筍別墅尤爲其冠。林墅亭館各擅其勝。中有一軒四壁。咸玻璃明窗。湘簾斜捲。坐一半。老佳人綠鬢朱顏。年可三四十。惟笑時。目有皺紋。願一望而見。爲優美慈善之一夫人也。夫人倚坐藤椅之上。手書閱之。室中爐香茶熟。含有靜意。惟聞風琴之聲。隨風遙送。似出自西南一角之樓屋中。家具種種均屬美麗。而桌子上則安置有書籍及寫真帖數事。又壁間徧綴以親族友朋寫真之片。小几上鋪以繡花之毯。而哥審小瓶中。娟娟名花。方吐其清芬也。

向花圃之窗前坐一紳士。方展畫帖。忽掩卷曰：今日衡兒如何矣？夫人曰：昨日稍勞動。今尙安眠未起也。此紳士者卽爲本墅之主人。年未及五十。爲狀至英。

毅又問曰：得無有所苦歟？夫人曰：無他，惟神經至銳，稍有聲息，卽爾驚覺，告以爲覓小友，渠亦無所可否，不知何日能霍然起色也。侯爵曰：女兒輩奚往？夫人曰：韻珠在樓上練習風琴，婉珠與其乳母偕出，謂昨日見此處有貧困之家，擬往加以周恤也。

侯爵曰：此處繁盛之區，亦有貧困之家歟？夫人曰：侯爵真貴人，何地無貧困者？吾家婉兒乃最喜慈善事業，脫有人向之乞施，未如彼人之願，則渠乃食不安味，睡無寧席也。今日侯爵起身甚早，係向何處散步者？侯爵曰：本應早歸，道遇醫生，所以遲滯耳。

夫人曰：醫生何言？侯爵曰：醫生言熱病之後，神經衰弱，加以調養，必能回復，殊不足憂也。夫人曰：艱於步履，奈何？侯爵曰：醫生不云乎？以此間有溫泉，場於療病最宜，能入浴，湯伸此萎縮之筋，徐徐可以步耳。夫人曰：不知何日再能如未病之前之健跳，并跨馬游行也。此時夫人心描寫未病之前之一少年不及兩月而骨瘦，乃同麻稽據醫生言，則須轉地療養，乃可健康如舊，故爾親及二

姊均隨之來。此以吸新鮮空氣，并可浴於溫泉。以李襲侯僅有此子，珍愛乃逾珠璧也。襲侯之子名士衡，向爲溫潤之少年，而一病以後，性氣大惡。時時發怒，無論何事，均不慊於心。然則將以何法安慰之，良未易著手也。

侯爵夫婦中心孔憂，願有人致書慰之者。其詞曰：前日來書，知士衡弟病已漸有起色，醫生勸轉地爲良宜也。我今有一贈物，須得一同年輩之少年，足以慰彼寂寞，庶幾病愈，必較速也。可與醫生商之云云。侯爵夫婦商之，醫生醫生亦以爲然，願致此書者，誰耶？卽此書中久不出現之金士莖中尉也。

斯時侯爵遙望窗外之陽光，曰：今日此少年來乎？曾有人詣火車站往送乎？夫人曰：我已令總管至火車站矣。想必無訛耳。侯爵曰：恐總管不識此少年，奈何？夫人曰：無妨。少年人旅行者，鮮車自南方來，總管約略可得耳。今試視士莖之信，其人年幾何矣？

李襲侯曰：此少年何再不來？前日士莖之書翰，其詞云何也？夫人乃就紫檀架花木之寫字桌前，啟抽斗，出一書讀之，曰：

姑母大人慈鑒。上星期因商賂爲衡弟覓病後之伴侶。荃意中本有一人足爲衡弟良伴。蓋自去年由滿洲歸經數月後。身體良不適。因醫生之勸告。囑轉地引換空氣。尤以山居爲宜。乃養疴於白雲峯之對山館。於此得遇一少年。足解我客中岑寂。不細此少年爲孤兒。然性質純良。至可敬愛。荃固決心保護此少年。至於成材也。

自歸家後。老父見背。荃亦病勢愈增。呻吟牀榻。可三月。病體略痊。我母決意令我養病於須磨之山。不欲重拂母意。乃徙居於此。願此間苦寂。遠不如白雲峯之愉快。因之復憶念少年。不置。少年之父亦爲一士官。將門之子。尤可寶貴。且渠亦以軍人自期。負而體格尤勇健。誠一有望之少年也。不謂於昨冬忽得一無名之信。謂此少年有不名譽不品行之事。卽其家中失金之一節。姑母試思當時我得此報告後。胸中如何失望也。然我固以此保護少年之事。委託於當地一婦人。竊謂此婦人必有書來。則事之真僞不難立辨。乃久久杳如黃鶴。因念升級期近。遂致書於該學校之校長。由校長之手轉贈。

少年以時錶藉致拳拳之意。又與校長以書并詞。少年之行爲脫果有不名譽之事。則我亦中止保護矣。乃校長書來。則盛稱爲可愛有望之少年。以校長之誠實。想必不我欺耳。旣而乃得其保護人某夫人之書。詳言失金得金之由。而此子之嫌疑亦且大白。今荃病日就痊。可滿意於九月初。秋高氣爽。重遊白雲峯。屆時或先到貴邸盤桓數星期也。我意必試驗其果無缺憾。乃可放心。然殊不審此匿名之函何自來也。果仍爲篤實勤勉之少年。則送入陸軍小學。此其時矣。

夫人各有所嗜。好世之徇一己娛樂而浪擲金錢者有之矣。荃一身之所嗜好。在得英才而敎育之耳。倘物色得一佳子弟。則忘餐廢寢。實令我喜不可支。姑母脫能爲我助者。則請於冷眼中察此少年之性質。荃思此少年眞足爲表弟之良友。姑母試之便知。惟不可言荃介紹。須委託麗娃鄉之村長渠必以此少年進。此少年性孫名國雄。今年纔十四歲耳。肅此敬請
慈安不一。

姑丈大人前不另函。 婉韻兩表妹及衛弟均問好。

姪士荃頓首。

再荃與尊府之關係且暫緩告國雄。荃又白。

夫人讀畢曰據士荃如此稱揚則此少年之性質必優李襲侯曰士荃愛才若命可感也時隔一年而渠尙拳拳於此則必有足以感動人者夫人曰我亦以爲然也特必先告衛兒庶不突兀斯時夫人遂起身往鄰室少選總管引此昂藏之少年進李侯卽起而周旋曰世兄一人來乎道中辛苦其少憩息我甚恐我家總管不識足下無從迎候也。

斯時李士衡以焦銳之音大呼曰來乎我不欲見渠此輩田舍家兒郎祇知掘芋剝栗曾未一讀書研究學問我殊不耐與之語也雄兒在此室中聞之語語清澈不覺面紅過耳因思如此當面詈人我何堪者瑟縮隱於總管之後總管曰我家公子病後輒發躁怒乞君時時寬宥之也雄兒曰我本來爲此病者之侶寧爭閑氣耶。

已而總管乃引雄兒至樓上一室曰：以此爲足下臥房可乎？雄兒見室頗寬敞，有櫥有桌，一切器具咸備，乃以皮靴置椅上。總管曰：老朽暫退，君略事安排，卽請下樓至我家小主人許，惟望一切加以寬耐，是老朽所敦囑者也。雄兒曰：知之。於是先以冷水盥面，拂拭衣上之塵，靜坐啜茗，斗覺鄉思油然而灑，數行之淚，又念丈夫桑弧蓬矢，何乃作此兒女之態，則氣爲之一壯，乃於皮靴中出半新之衣，易之預備，下樓往見此病少年之李士衡也。

顧雄兒心常惴惴，恐以村濁之狀爲所訶斥，方夷猶下樓時，驀見一十七八超逸絕塵之女郎，自樓梯拾級而登，衣妃白之衣，垂烏黑之辮，蓋是卽婉珠爲李襲侯之長女，方自訪問貧民歸也。雄兒以田舍家兒，郎見之，詫爲天人，婉珠以慧眼矚雄兒曰：君欲至吾弟士衡許乎？吾弟方在病榻，恐失於迳君也。我請爲之介紹。雄兒曰：諾。遂隨婉珠行，以至士衡之臥室。

初，雄兒聞士衡之譽，呼訶已爲田舍家兒，未嘗一研究學問，心中未免有不愉快，自見婉珠之和藹迎人而感情一變，及見李家郎之情狀而頷者，厭惡之心。

均消歸無何有之鄉。僅有可憐之情而已。蓋見李士衡方裹一幅杏子紅綾之被而臥。其骨瘦而貌癯。令人可驚也。枕邊置一極美麗彩色畫之植物圖。解方以瘦腕翻其書葉。婉珠曰：弟今日身體較前略適乎。士衡曰：謝姊見存身疲軟不能久坐耳。

婉珠乃紹介雄兒曰：父親以弟病中寂寞爲覓良友。孫君今已至矣。士衡乃略起身曰：請坐。恕我不能爲禮。雄兒亦鞠躬爲禮。士衡乃以植物圖解授其姊曰：姊識此中花名乎。婉珠曰：美麗哉。此冊也。士衡曰：惜花名強半不識耳。雄兒就渠輩手中觀之曰：是皆秋花。七八月之間。田舍家到處亂開。若者爲玉簪。若者爲秋羅。若者爲牽牛。若者爲晚香玉。若者爲撫子。桔梗。女郎花。若者爲木蘭。石南花。雄兒滔滔不已。而士衡大奇。

蓋士衡性好植物而苦於家中無有能知者。故恒以爲憾。今見雄兒言之娓娓。則舉向者厭惡田舍家兒未嘗學問之念。全歸消滅。於是卽詢雄兒此屬何部何類。雄兒對答如流。士衡曰：君於山中植物知之甚悉。抑嘗入學校受此博物

上之知識歟。雄兒曰：非也。我當日在白雲峯伴遊，一客客富於博物，知識長日散步於山中，客遂爲之一一指點我，故知其部類耳。雄兒至此又憶及當時與金中尉散步白雲峯日，集花草而爲之分類，今覺此光景回首猶是也。

自雄兒來此，李家大與士衡以精神上之快樂，夫人爲其公子特製一種病人所需之手車，以一人推之而行，午後散步輒向湖邊之公園中行，停車於樹蔭之下，鳥語花香，大足蘇此病軀。此時合家無事，亦向公園而來，襲侯手執一卷讀書，秋樹之根，夫人與女公子等則以手編物爲消遣之計。雄兒則每日採取種種奇異之昆蟲花草，以示士衡，并一一舉其名，士衡樂此不疲，特以病後不能久勞耳。雄兒念士衡之爲人亦殊親切有味，其往往易於躁怒者，則神經過敏之故而病爲之也。

李襲侯以僅此一公子鍾愛逾恆，一家人咸注意於此，父則讀書與聽母講其東西歷史之話，中外滑稽之談，婉珠又日以所見之珍聞異事語弟而韻珠更嬌態嘗集種種之笑話以博其弟一啓齒也。翌日上午醫來則言士衡病已日

見。痊。可。僅。需。調。養。之。力。而。已。夫。人。大。喜。因。問。此。處。鎮。上。有。何。遊。玩。之。處。韻。珠。笑。曰。兒。曾。於。前。數。日。往。遊。一。次。第。見。鵝。行。鴨。步。之。女。子。以。花。布。裹。頭。時。出。沒。於。工。廠。耳。此。間。湖。中。風。景。似。差。勝。也。

士。衡。曰。我。懶。於。出。遊。借。書。籍。以。消。遣。可。耳。雄。兒。亦。曰。我。嘗。見。公。子。手。不。釋。卷。凡。好。學。者。恆。以。遊。於。學。圃。中。爲。快。事。我。自。田。間。來。屢。欲。請。教。於。君。久。矣。或。君。以。得。意。之。處。示。我。或。我。讀。君。聽。有。費。解。處。我。再。問。君。我。輩。惟。擇。有。興。味。之。書。讀。之。可。也。士。衡。亟。呼。曰。佳。佳。我。自。家。中。攜。來。之。書。不。少。理。化。學。書。歟。文。學。書。歟。抑。各。種。旅。行。記。歟。婉。姊。爲。我。檢。出。之。

侯。爵。聞。言。亦。微。笑。曰。可。汝。曹。喜。讀。書。則。我。亦。攜。來。不。少。暇。時。我。尙。可。爲。汝。輩。講。解。也。嗣。後。雄。兒。每。日。讀。普。通。學。書。有。不。解。者。輒。詢。士。衡。士。衡。有。不。明。者。更。問。侯。爵。其。所。得。益。者。匪。細。又。恆。讀。興。味。濃。郁。之。歐。美。旅。行。記。蓋。雄。兒。之。至。來。鳳。村。也。幾。如。上。世。界。漫。遊。之。途。矣。有。時。當。渠。輩。讀。書。時。婉。韻。兩。姊。輒。在。旁。默。聽。時。得。慧。解。也。

已而士衡之病已漸漸瘳矣。可以起步。林墅間。午後恆與雄兒出而散步。此時
 士衡之與雄兒至諧而無忤實爲莫逆之交。二人常採集博物之材料。令翠筠
 別墅之屋中均爲奇異之岩石針留之蝶類。與夫種種曬乾之植物。所塞滿士
 衡。得此年相髣髴之少年。漸有興奮之象。是卽醫家所謂一種精神療法也。士
 衡既漸快復而體量亦增。夫人則不遠山野之跋涉。到處遨遊。以蘇其兒士衡
 之病體也。
 士衡體既平癒。愈以見其氣質之善良。至是亦不復見有疾言遽色。但覺其和
 藹。近人雄兒亦自忖以婉珠如此。摯切之人。何至若弟之性質迥不相侔。蓋婉
 珠者。雖對於至貧極苦之人。而仍以敬意將之。從不輕笑人也。韻珠與士衡於
 學藝上。時起爭辯。母夫人則從旁裁判之。夫士衡與雄兒者。一則爲華族之公
 子。一則爲田舍之兒郎。似相懸隔。而今爲好友。固知階級兩字之未必足以限
 人也。
 夫人以雄兒爲金士荃所十分囑託之人。故對於雄兒加以特別之注意。既見

其此兒之誠懇敏妙。侯爵夫婦益爲歎賞。不置。兩少年之交情益厚。其談話無已。時士衡者已肄業於中學。告以中學校遠足會之愉快。試驗時之恐慌。及種種遊戲之得意。雄兒則言玉池之泗水釣魚之樂。又恆言金中尉待遇之厚。與夫延醫跌雪之慘劇。得愛犬盧兒之呼援。發見奇妙之盜金種種。歷史言之不已。

又雄兒每道及金中尉均有誠懇之意。不曰金中尉。卽曰金先生。愛敬之心溢於言外。士衡曰。君之金中尉。我亦識之。亦且與我厚。是與我家爲親戚類也。士衡一時忘形脫口而出。蓋忘母之戒言也。繼見母及姊。以目止之。士衡乃默然。某日士衡與雄兒僅兩人在一室。雄兒又談及中尉。士衡曰。君常常念及金中尉歟。雄兒曰。念甚。自去秋一別。至今鴻信杳然。於今春學校中行卒業式之際。中尉尙贈我以時錶。願亦無書翰與我也。亦不審其病軀若何。我思之常縈夢寐也。

士衡一時忘母之戒。曰。我實告君。足下之中尉。實與我家爲親戚。中尉自摩天。

嶺負傷歸來處處療治於兩月前已非復有中尉矣……雄兒不待詞畢顏色遽變面青如鐵卽自士衡之室飛出奔入己室掩門而泣

第十七章

侯夫人聞雄兒嗚咽之泣聲疾趨至士衡室中曰國雄何爲而泣汝又凌之耶士衡自知其過俯首不語曰兒一時戲言方將申說而國雄不待兒詞畢卽疾趨己室恣哭矣夫人曰渠一誠實之兒童若奈何與之戲言究以何事而情急若此士衡曰今日國雄與兒談話口中不絕金中尉金中尉又言我之中尉我之金先生我聞之而生厭我故語以君之中尉亦我家之親戚在二月前已不復有金中尉矣我方將告以金中尉現已改爲金大尉而渠已如狂人之飛出我屋矣

夫人顰眉曰衡兒汝實多言淘氣也可憐此孩子本有實心其於金中尉目爲至有恩意之師長汝乃以巧言哄彼安得不心中痛苦也以無意味之多言幾何不生意外之禍害也衡兒汝後宜慎之衡兒無言夫人乃登樓至雄兒室外

呼曰。雄哥兒。啟此門者。旋聞足音。蹙然。少年拔關而出。目腫如葡萄。夫人入其室。卽安坐。椅中曰。我已呵叱士衡而來。不應以多言饒舌。令君無端傷感也。雄兒掩面而泣曰。非士衡君之饒舌。蓋聞金中尉已非復此世上人矣。夫人曰。釋子放心。中尉於兩月前已非復中尉矣。士衡故作驚人之語。方將續言其故而汝已先行。我已呵叱之矣。少年急拭其淚曰。夫人之言信耶。確耶。然則中尉非抱病耶。夫人曰。病固有之。雄兒曰。我今始知金先生乃與貴府爲親戚。想此間必能知其近狀。且我又如何而得與金中尉一面也。夫人曰。雄哥兒。汝之金中尉卽我兄之子也。自去歲白雲峯歸。老父卽見背。而渠以遭此大故。萬念俱灰。病魔亦擾。擾不去已。而遇一良醫。謂當日戰爭時。肩際受傷。而彈丸上有一小破片。乃著於肺。此用x光線發見者也。而尋常之醫家。輒指爲肺病。其實誤也。以某醫之手術。而病體卽快。癒於是再服軍務。而晉秩大尉。士堇近今爲年亦二十四耳。而已爲大尉。則前途正復遠大。雄哥兒。汝當知金中尉固消滅。然而金大尉又出世矣。

少年喜極而涕。少選。又曰。當日中尉臨行。以我寄養朱節母家。又預儲三十圓。以爲不時之需。我以一時失檢。遽向學友宣布。孰知此友無行。盜取此金。并中尉之任。址書於一名刺上者。亦攜之而去。厥後所失之金。雖仍返璧。而此名刺已被燬矣。屢欲上書中尉。問候起居。輒以莫從。知其邸舍而止。後以我在學校中。升級之際。中尉贈我以時錶。但一明信片。亦未以手書與我。我念金中尉之不與我書者。其怒耶。抑其病耶。不能不掛念胸中耳。夫人曰。大尉言不久當來。屆時尙擬向白雲峯一遊。揮子可與之握手也。雄兒大喜。卽日致書於義母及曼哥。謂金中尉無恙。已由中尉而晉秩大尉。且於此家有葭葦戚也。而此時侯爵夫婦亦喜氣充溢。眉宇以愛兒病體。旣癒。父母愛子之心。亦稍紓矣。士衡更似脫籠之鳥。出柙之兇。到處作健跳韻珠之活潑。不亞於乃弟。獨婉珠則貞靜幽嫺。時時作微笑。常聞人道及金大尉。則紅漲於頰也。蓋金士荃之於李婉珠。固有特別關係者也。

旣而雄兒遂別李襲侯。仍歸麗娃鄉。夫人乃贈衣服及玩具於曼哥。贈毛絨之。

領巾於朱節婦更贈一雙眼之望遠鏡於雄兒爲之紀念侯爵以美麗之書套入鈔幣二十圓與彼少年以謝其數日來與士衡爲伴之功雄兒歸來時喜氣騰躍念曼哥及義母見我歸來必大喜也歸里之日未及到家而胸中先跳躍不已至則母方於窗前裁衣而曼哥則撫此盧兒正與之戲也。

雄兒乃高呼一聲曰曼哥曼哥卽釋犬疾趨而出曰雄哥歸來乎母亦放其手中之剪刀而出迎盧兒搖尾來舐主人之手似表其久別重逢之意者嗣後各訴別後之情況越數日而得金大尉將來麗娃鄉之報雄兒乃出迎之於火車站大尉以雄兒再三之懇請先抵雄兒之家爲種種別後之話已而大尉乃曰我輩今且作正論雄兒本將門之後且其志願固有軍人之望我此來所以攬國雄送往陸軍小學也朱夫人之將護雄兒可謂至厚願我尙有一語則以曼哥之與雄兒可謂一對小偶今爲雄兒求婚於夫人想夫人亦必首肯者。

朱夫人曰吾家曼哥恐不足以偶雄哥兒如不棄者以國雄之誠篤英儁未亡人又奚所不願也大尉曰果爾則大佳我爲此執柯人始則惴惴焉慮不得當。

今事諧矣。雖然，惟曼哥仍宜每日至學塾歸，則有賢母以指示禮教，以慈母作先生，莫妙於此矣。我今爲雄兒代奉曼哥之月費，請先付一年爲率。語時，大尉出紙幣百圓，置於桌上，笑曰：是勿再爲人所盜，宜儲之銀行中，爲便曼哥之母，亦不更却敬謝而受。

大尉曰：我此來尚須料理已事，雄兒汝所識之李婉珠女士者，與我已訂婚約，想汝亦聞之而喜也。我蓋請假爲完姻計矣。雄兒曰：信乎？此真大喜。屆時，我必爲大尉一舉祝杯也。此日，大尉卽宿曼哥家。明日，偕雄兒向白雲峯散步，訪對山館之舊居，停數日，以後，大尉與雄兒預備卽行。大尉乃語雄兒曰：國雄，吾輩明日行矣。此去卽爲若努力爲國之日，想汝亦具此志也。

雄兒曰：諾，我不忘阿父之遺言，爲善良之生徒者，相期他日爲勇健之軍人。吾家固世代爲軍國民者，小子何敢忘其祖德也。明日，曼哥以不忍與雄兒爲別也，掩袖而泣。隨母送大尉與雄兒，至於門前，雄兒慰之曰：妹勿哭，我逢暑假，必歸視阿母及妹也。曼哥牽母衣倚柴門而立，第見大尉與雄兒之背影，冉冉入。

綠。陰。中。而。去。也。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二日再版發行



著作人
發行人
印刷人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小本）
小說 孤雛感遇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吳縣包公毅

上海棋盤街中模

鮑咸昌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蘇州南京南昌杭州蕪湖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貴陽香港

